

獨裁政治論叢書

法西斯主義運動論

張我軍譯

法西斯主義運動論

(獨裁政治叢書)

今中次瞻著

張我軍譯

人文書店發行

法西斯主義運動論

實價洋五角半

版權所有
翻印不許

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出版

代 銷 處	分 發 行 所	發 出 行 者	譯 者	著 者
各埠各大書店	北平青雲閣 東安市場 佩文齋	北平宣內大街中間路東 電話南局一三九六	張我軍	今中次曆

上海英租界三馬路佩文齋
宣內大街
北平青雲閣
東安市場
佩文齋
天津法租界二十四號路佩文齋

本叢書序

法國大革命的善後，約略費了四十年。俄國革命的善後，此後尚須費去多少呢？那雖無法推想，但是想來總須經過相當長的年月。法國革命的思想，由於一八三〇年的七月革命始見確立。這中間阻止其自然的發展的，是所謂浪漫主義之運動。

在現代，法西斯主義運動，正在演和這個浪漫主義一樣的角色。那不僅僅在形式上，即在其內容，法西斯主義，事實上也從浪漫主義吸取了不少的東西。例如莫索里尼的思想是從法國的「Action Française」的理論發展出來的；又如德國希特拉運動的所謂「第三帝國」的理論，有所負於斯泰因：這都是很好的證明。

因此，我們很容易就可明白，在政治發展過程中的法西斯主義運動，於其效果，僅能具有一種反動的意義。雖然如此，這種運動，此刻却大大地把住入心。那正與當時的浪漫主義運動是一個政治的勢力者無所異，那裏自有相當的理由存在。

但是我們却不得不希望反動儘量地減少，希望運動之效果的發展。那是自然的法則，又是社會的必要。而且在儘量地少的犧牲與浪費之下，把我們的歷史儘量地急速地往前邁進；此事纔真是人類尊重科學的根本動機，那實在不得不說是尊貴的要求。

雖然如此，人類在他的歷史過程中，居然往往做了自行踐踏這種尊貴之要求的矛盾了。等到其失敗明瞭，而醒悟其誤謬之時，許多生命與時代已被埋葬於過去之中了。爲什麼歷史不得不走這種矛盾的過

序

本書僅要處理義大利的法西斯運動。不過我以為德國希特拉運動是具有一樣本質的運動，而在那裡也不見有區別的必要。

其次，本書沒有論及法西斯主義運動發生的原因及其效果。為什麼取這樣的方針呢？這是因為考慮了我國現在的政治的意義的緣故。若我國的法西斯主義運動再稍見發展，那時候也許就發生論究國家之組織問題的必要能。

本書是以九州帝國大學的研究雜誌『法政研究』第二卷第一號（昭和六年十二月發行）所載『法西斯主義的本相與本質』為基礎而寫的。不過該論稿尚未完結，這裡補寫其未完的部分，復將該論稿作後

所得的新的統計資料加入，且各處加以多少修正了。尤其是該論稿，因為某種事情不能加以充分的校正，以致頗多誤字，本書總算得到修正的機會了。

末了，我希望讀者以本叢書第一卷所說基本知識為基礎來讀

昭和七年二月二十九日 今中次麿識

程呢？這都是因為大衆的行動，始終是以常識爲基礎，而缺乏科學的洞察的緣故。

從而爲求這樣的反動的浪費不再三再四反覆起見，需要專門的知識被化爲大衆常識，藉以將大衆的常識提高至於專門的知識的程度。

本叢書固不敢望其能成就這樣大的任務，但是我總切實地希望其能成就其一端。昭和七年二月二十九日著者。

本叢書以下面四卷完結：

第一卷 現代獨裁政治學概論

第二卷 現代獨裁政治史總說

第三卷 法西斯主義運動論

第四卷 國家的社會主義論

譯者序

法西斯主義運動，已成爲全世界的現象，這是無可諱言的。我們如其想在世界上求生存，對於這種嚴重的現象便不能不具相當的認識了。然而國內介紹這方面的譯著尙不多見，即使有之，也大多是斷章零篇，不能使讀者認清其全面目。我譯這部書的目的，就是要使讀者認識這種嚴重之現象的全面目，而知所取捨。

本書著者是日本政治學權威，九州帝國大學教授，他站在政治學的立場，解剖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推而論及一般法西斯主義的地位與將來的命運。他沒有任何黨派的色彩，我們在那裡只看見他的冷靜的科學者的態度；他以這種態度解剖，觀察，推論的結果，終於反對

法西斯主義了。

日本國中，自從去年佔據我東省以來，法西斯主義忽見發展，在這個當兒，著者竟出而著書反對法西斯主義，這我以為不是沒有意義的事。至於他站在什麼樣的理由反對法西斯主義，這只有請讀者自己去領略的了。

本書係同著者所著獨裁政治論叢第三卷，這已如著者自序所說。譯者有將其全部譯出的計劃，而所以先譯第三卷，理由不過是因為原書是先出第三卷，而我最先入手的也是第三卷。此論叢各卷，雖在理論系統上不無聯絡，但是分開獨立，也可自成一書的。

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張我軍識於北平

利現狀

第五章 法西斯主義的本質

- 一、各種法西斯主義論
- 二、所謂資本主義高度之階段者
- 三、所謂爲中產階級觀念形態者
- 四、與共產主義進攻的關係
- 五、法西斯主義果能做出什麼呢？

(完)

目次

本叢書序

第三卷序

譯者弁言

第一章 為全世界現象的法西斯主義

一、法西斯主義的語源 二、在外國的法西斯主義運動

第二章 『革命者法易』

一、莫索里尼與社會黨 二、未來派的運動 三、聲社的運

動 四、莫索里尼的思想的源泉 五、國家主義派的運

動 六、義大利參戰當時的理論的對峙 七、義大利知

識階級反動化的理由 八、『革命者法島』發生的關係

第三章 『戰鬥者法島』

- 一、法島運動的轉向
- 二、戰後義大利的社會狀態
- 三、資本之防禦和軍團組織的成立
- 四、『戰鬥者法島』構成員的社會層級
- 五、一九一九年的綱領

第四章 『政黨法西斯蒂』

- 一、執政後的勢力
- 二、政黨成立和政權之獲得
- 三、法西斯黨政權之發展過程
- 四、在法西斯黨政權下的社會黨和國民黨的衰頹
- 五、法西斯黨之議會鬥爭（一九二四年）
- 六、政治勢力的移動實況
- 七、現行選舉法之成立
- 八、政黨政策綱的改變，穩和化
- 九、法西斯主義治下的義大利

利現狀

第五章 法西斯主義的本質

- 一、各種法西斯主義論
- 二、所謂資本主義高度之階段者
- 三、所謂爲中產階級觀念形態者
- 四、與共產主義進攻的關係
- 五、法西斯主義果能做出什麼呢？

(完)

第一章 爲全世界現象的法西斯主義

一、法西斯主義的語源

法西斯主義是譯英語 *Fascism* 的，德語是 *Faschismus* 或作 *Faschismus*，法語是 *Fascisme*，義大利語是 *Fascismo*。譯其意爲日語，似應譯做『國家的社會主義』。其語源之出於義大利語『法島』（*Fascio*）（意爲『團結』）是不消說的，不過現在，此語已不僅指義大利的『法島運動』的主張，而被用於更其廣的意義。關於此事，我們後面還要說，不過我們這裏來探究這個義大利的所謂『法島』這個名稱，究竟是從何而來的。據法西斯主義者自己所說，這是出自古羅馬

的官吏名利克達(Lictor)者所持的法夏(Fascia)的。(註)

(註) Major J.S. Barnes, Fascism, London 1931, P. 13.

『法夏』者，一如上述，乃是所謂『利克達』這種官吏所持的棍棒，是一細一細的榆木或樺木，而中插斧者。即所謂利克達這種官吏，扛着這棍棒，陪伴着羅馬的要吏如昆斯爾士啦，笛克塔達之類的。那據說是有『清道』之意。此外如裁判之時，似亦被用於『淨罪』之意。此語是出自這樣的古制的，可以認為義大利固有的東西。

因此，『法扇』這個名稱，在義大利人決不是新奇的。不過到一九一四年被莫索里尼作為『革命者法扇』(『Fasci d'Azione Rivoluzionaria』)這個團體運動的名稱表現為止，在義大利，普通是用於地方的革命運動的團體的。一九一四年莫索里尼的團體，目的是在參戰協

助聯合國方面，但是停戰後，此團體則被改造，成爲參戰者的國家主義運動了。即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前後，『參戰者法易』Fascio dei Combattanti的勢力勃興於北部義大利，而終見莫索里尼的『戰鬥者法易』Fasci di Combattimento之成立了。

因此，法易這個名稱的起源，純爲義大利固有的，這已是明白的了。然而現今，與此相同的運動和運動理論，以及相同的社會傾向，已遍見於各國了，所以此刻，已不能將這種運動和這種理論，僅限制於義大利的法易。

法西斯主義者的一人巴納斯 (J.S. Barnes)，自己這樣說着：

『法西斯主義雖因種種歷史上和心理上的理由，最初勃興於義大利，但其觀念，已是不可不作爲一種全世界的運動方見成熟的果實來』

敘述的了。……』(註)

(註) Barnes, *Fascism*, P. II; also cf. *The Universal Aspects of Fascism of J. S. Barnes*, London 1928.

這樣地法西斯主義者，一般都不以法西斯主義運動，爲只在義大利的運動。(註)

(註) 據一九一九年的法易的綱領，如下面所引，以義大利的法易爲世界法易運動的一翼，而在瑞士洛桑有所謂“Cinef”者，即所謂『法西斯主義者學會國際中央部』(International Centre of Fascist Studies)，網羅着各國的學者。

參照後出一九一九年『戰鬥者法易』綱領第一條。

(Angelica Balabanoff, *Wesen und Werdegang des italien-*

ischen Fascismus, Wien u. Leipzig S. 251; Contemporary Review, Sept. 1931, pp. 322—323.)

然而法西斯主義者以外的人，有欲視法西斯主義為義大利特有的運動，而認為發生自義大利固有之環境的。（註）

（註）Fred B.Hardt 在發表於 Hermann Sacher, Staatslexikon, V. Aufl. I. Bd. 1926. (SS. 1804—1812) 的『法西斯主義』一項，這樣說着：『法西斯主義雖然是歐戰後的現象，但那特別是在義大利的觀念。於其基礎，有一種時代潮流亘橫着，即歐洲一般的政治上之國民主義的強化，國法上之因議會主義的頹廢，必然地發生的鞏固的國家權力之要求，以及社會學上，認為資本與勞動的經濟上對立，以被置於政黨政治支配下的階級鬥爭

的形式，無法解決，而唯有由超越的國家全體的見地始能調和。法西斯主義之獲他國之反響，自然是可以從這樣的歐洲思想界來說明，然若特自出現於義大利的情形看去，不能認為法西斯主義是能夠於義大利以外存立的。……（一八〇頁）

各個國家雖各有特別的環境，但是視法西斯主義運動為義大利特有的現象的見解，似嫌過於偏狹。我們現在，已經能夠看見方發生於義大利以外的國家，而在本質上和義大利沒有任何不同點的法西斯主義運動了。

不過稱其運動本身為法勛者，僅有於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休戰紀念日舉行結黨禮，而以伐洛兒（George Valois）為指導者的法國的法西斯黨，即『費索』“Le Faisceau des Combattants et des

Producteurs.”(註)，以及奧地利和其他數處的『義大利，法西斯黨』的國際的支派而已；其餘的，都各有固有的名稱。

(註)法國的『費索』，現已歸於失敗了；原因據說是由於指導不得其宜，實則可以認為法國社會環境的影響的地方也很多。然而一時甚且發刊了日報新世紀(Le Nouveau Siècle)，總理伐洛兒之下有副總理 Jacques Arthuys (b.1894)，幹事長 André d'Humières (b.1887)，宣傳部長 Philippe Barrés (Marice Barrés之子)和書記長 Serge André(b.1890)。伐洛兒乃是托名，真名叫做葛列桑(Alfred Georges Gressent)，生於一八七八年。他在青年時代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出身自事務家，後入法國厲行黨(L'Action Française)為黨員，為著作家獲得重要

的地位。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六日，週報『新世紀』發刊，彼即被推爲主筆，及『費索』結黨，彼又被選爲總理了。他有許多著述，如：L'Economie Nouvelle, 1925; L'Etat, les Finances et la Monnaie, 1925; La Révolution Nationale, 1924; La Politique de la Victoire, 1925; Le Fascisme, 1927; L'État syndical et la représentation corporative, 1927. 這些都值得注目。關於其構成份子和綱領，待後再說。(Survey of Fascism, ed. by Intern. Centre of Fascist Studies, vol. I, pp. 194—195;—Europa Year Book 1929, p. 169; 日本外務省編纂。各國的政黨 (昭和二年版) 七六九——七七三頁

不但如此，考之法西斯主義的思想淵源，實非義大利特有的，顯

然是從法國的『法國厲行黨』(l'Action Française)的理論發展出來的。義大利莫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一八八三年七月二十九日生於Romagnana州Predappio這個地方，任教於小學校。後則實行遊歷生活，曾遊於法國，據說是在這其間對於『法國厲行黨』的理論有所研究。這法國厲行黨的思想，乃是極端的國家主義，而又是機能國家論，主張着反塞姆主義(Semitism)的理論。即謂現在的法西斯主義國家的構成理論，完全是這個法國厲行黨的理論也是可以的。不過在各種社會運動方面的戰術上，所負於其後的社會黨人時代的經驗不少。是這樣的，法西斯主義運動本身，已經不可不說是具有國際性質的了。所以我們，不問其運動名稱如何，不管運動指導者的主觀如何，總不可不就運動的實際加以觀察，據此以求法西斯主義的本質的領

向。然則目前在各國之間，實行着什麼樣的法西斯主義運動呢？

二、在外國的法西斯主義運動

在德國，此刻已經出現了政黨的法西斯主義的團體，共有四個：

(一) 希特勒 (Adolf Hitler) 的『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黨』(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 Nazis,)

(二) 休根堡 (D. Hugenberg) 的『德意志民族國民黨』(Deutsche nationale Volks-partei)

(三) 一九一三年七月自前者分裂出來的『保守國民黨』(Konservative Volkspartei)

(四) 一九三〇年四月成立的『德意志青年黨』(Jungdeutscher

Orden)的政治機關，於一九三〇年七月，當『德意志國家黨』(Deutsche Staatspartei)成立時與其合併，但同年九月十四日總選舉後，復分裂出來的『國民民族同盟』(Volksnationaler Bund)。

上列四者之中，休根堡的運動，具有君主主義的綱領，站在最右翼。反之，第四的『德意志青年團』的政黨，却承認着現行共和主義憲法，唯因以在鄉軍人團爲其中心勢力，故可以說是較前者更屬『法西斯的』。然而最『典型的』法西斯主義，不消說是希特勒的絳衫黨(Nazis)。而此絳衫黨，一面有社會主義綱領，一面又有國家主義綱領。(註)

(註)上列四政黨的綱領的對立的意義，試讀絳衫黨印行的Leaft-
et "Nationalsozialistische Bibliothek" Heft 20, "Die Politik

sche Parteien und ihre Sunden,“ Von Hans Weberstedt, 1931. O. 就充分可以明白。關於『德意志青年團』，請參照“Political Handbook of the World, 1931.” (P.76)

上述 Leaflet 的第一冊 (Heft I.)，是絳衫黨的綱領的解說。觀其所謂二十一綱領，就充分可以明白其本質。至於 Hitler, Mein Kampf, 則更能為我們說明其本質了。又關於絳衫黨的反塞姆主義運動的機關報，有月刊雜誌“Der Weltkrieg”在閱行刊印，而關於階級理論，則以 Walter Schmitt, Die Klassenkampftheorie und ihre Widerlegung, 1930, 為適宜。

關於 Nazis, 在昨年 (一九三一年) 三月二十四日柏林發刊的『八點鐘晚報』 (8-Uhr-Abendblatt) 這個普通報上，發表

了一件新聞，即黑森（Hesse-Darmstadt）的大資本家，捐一筆巨款給 Nazis，而以利用其為壓制共產黨的爪牙為交換條件，且發表了希特勒自己的信。關於這件資料的價值，不消說不是我所知道的，不過也不能說那是莫須有的事。

德國除了上述四個政黨以外，尚有屬於帝政復古運動的所謂『鋼盔黨』（Stahlhelm）的運動，黨員的數目也相當之多（如去年七月竟有一萬五千人的示威運動），唯其立場，以『超政黨的』為特色，在這一層異乎上列四政黨。

在法國，除了上述『法國厲行黨』和伐洛兒的『費素』之外，尚有以自由（La Liberte）的主筆，國會議員泰登葛（Pierre Taittinger）為指導者的『愛國青年團』（Jeunesses Patriotes），反乎伐洛

兒的運動之失敗，此派運動竟被認為法國的法西斯主義運動之最有希望者。此派運動是一九二四年被創設為『愛國聯盟』之一翼的。（註）

（註）Survey of Fascism, vol. I, pp. 195-196; Europa Year Book, 1929, p. 169.

在英國，於保守黨，自由黨和工黨最近的分裂裏面，都能發見法西斯主義的傾向，但是最『典型的』的，不消說是摩司萊（Oswald Mosley）的『新黨』（The New Party）。其綱領，依昨年三月結黨的宣言可得而知，且依 John Strachey 和 C. E. M. Joad 的“Parliamentary Reform: The New Party's Proposals”（The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II, No. 3, July-Sept. 1931），可以知其新國家論。（註）

(註)美國的“Ku-Klux-Klan”，西班牙的“Union Patriota”，波蘭 Roman Dmowski 的“Camp of Great Poland”（Ohoz Wielkiej Polski）等，都是法西斯主義的運動，不過現在的狀況不明。奧地利的“Heimwehr”，也是一個法西斯主義的運動，唯以上數處的法西斯主義，都是處於初期的階段。

然則亘乎此等各派運動之間，有什麼共通要素呢？我們可以看出如下的傾向：

(一)法西斯主義的國家理論，是站在以多元的國家論或職能代表論爲主張之根據的機能主義的政治理論之上。我們希望大家注意，那在今日，無非是一種法西斯主義的反動理論。而且那不消說不是機能分權主義，乃屬於機能集權主義。

(二)雖是主張民族主義，但其民族觀念，是視入種爲民族一如戈比諾 (Gobineau) 的，目的在主張人種的純血。在這種意思，是主張反塞姆主義的，而此反塞姆主義，寧可以說是從對於現實上的塞姆主義的社會支配的反感發生的。即以下面一事爲根本問題：一面是社會主義，又一面是金融資本主義，在此兩面有猶太人的支配在。

(三)一切上面所舉的運動，盡是形成中間的中產層級的運動發展着，而且他們自己也主張着是爲中產層級的運動。換言之即現代社會上的中產層級的『沈潛的傾向』和『反動的傾向』，至少在其發端，是成了法西斯主義運動之動機的，這是絕不能否認的事實。即跟着農村衰頹而生的農村人口之吸收，與都市中隨着經濟恐慌而日見其窮的薪金生活者，自由業者，中小商工業者們的團結，以及這種中間層

級的反動性，造成了這種運動的發端。

（四）但其消極的原因，是對於立憲政黨政治的不滿，進一步可以說是不滿政黨政治在現實政治上的無能。即當現今二大階級的對立，日見其激化，社會又方見益發糾紛之時，現代的政治機構，結果對此並沒有與以任何解決——不可不認爲這種觀念和事實，瀰漫於人們的思想中的結果，依此主張取而代之的獨裁政治。

上述的傾向和內容，從一切這些運動之中都可以發見。這其間雖有多少差異，但是在上列數點，可以說是全體一致的。

我在前面說過，法西斯主義也許可以譯成『國家的社會主義』，這正如德國希特勒運動的名稱也如此，大體上已表露着這種運動的內容的（註）。換言之，那是站在融洽了國家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一種特

有的理論。所以那既已不是國家主義其物，也不是社會主義其物了。因係兩者融洽而成的，故自然要失掉兩種理論的純正的內容。例如就國家主義考之，那又未必是站在君主主義的國粹的國家主義。即志在保障中產層級的社會生活這種經濟動機，把國家主義弄成不純的東西。而在另一方面，即在社會主義方面，其主張與其說是在階級鬥爭，不如說是在提倡階級協調的國民統一，故有接近講壇派社會主義即社會政策的理論的地方。可是法西斯主義承認革命的實力手段，所以也不是社會政策的。那是現代社會產生出來的一種特別的理論。

（註）有一部分人想將 *Steuern* 和法西斯主義加以區別（『日本社會主義』的一派），不過我以為那究竟是無益的努力。

現在，我們要站在這樣的立場，就莫索里尼的法島運動加以考察

。而且特別要就問題之焦點，即就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問題，考察這種運動所佔地位如何？而能有何作爲？關於這方面，此刻頗有種種意見和看法。因此，我們的問題，是在提供爲明白此點起見所必需的事實。不消說我是要從政治的視野進行這種工作的。

莫索里尼的運動，已有十七年以上的歷史。他掌握了義大利的政權以來到今年（一九三二年），恰是第十個年頭。據傳今年十月將舉行慶祝會。因此，莫索里尼的政權和他的運動，世人都認爲至今年正達到一個段落。從而可以認爲已達到評論其功罪的適當時期了。

莫索里尼的運動，約有下面三個階段：

（1）『革命者法島』的時期（Fasci d'Azione Rivolution-aria）

一九一四年以來。

(二)『戰鬥者法島』的時期 (Fasci di Combattimento) 1
九一九年三月以來。

(三)『政黨法西斯蒂』的時期 (Partito Fascista) 一九二一年
十一月以來。——一九二三年二月以後即成爲『國家法西斯蒂
政黨』(Partito Nazionale Fascista)。

即現在的政權政黨『國家法西斯蒂政黨』，是一九二三年二月纔
成立的。然而「戰鬥者法島」的構成，絕非因此而消滅的，此刻還繼
續存在爲政黨的基本團體，而做着對於社會的法島運動的中心機關。

下面要說法西斯主義在此等三個階段，各各顯示了什麼樣的情
態。

第二章『革命者法昂』

一、莫索里尼與社會黨

莫索里尼之與社會黨機關報『阿凡狄』(Avanti)分手，正式被社會黨攆走的，是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他之所以被黨開除，動機完全是和社會黨的非戰論衝突。當他離開黨的時候，他說：

『你們也許將看見我與你共存的罷。你們決不要以為資本家是熱心於參戰論的。輕卒的冒言和攻擊，還是請客氣些。須知道無產階級一旦武裝起來的時候，將為自己的目的怎樣地利用之呢？——必定是有可怕的結果。無論我的黨籍，要怎樣地從社會黨的名

簿被抹殺，你們也不能禁止我做一個社會主義者，或妨礙我對於社會主義的實現和××的工作呵。』（註）

（註）Herbert W. Schneider, *Making the Fascist State*, New York 1923, pp. 9-10.

其次，『阿凡狄』時代的莫索里尼的論鋒，是向着義大利的自由主義各報如 *Giornale d'Italia* (Roma) 和 *Resto del Carlino* (Bologna) 之類，這是不消說的。（註一）而和『阿凡狄』分手不久即開始的莫索里尼的論陣「義大利國民」（*Popolo d'Italia*, Milano），其論敵也是義大利第一流的大資本家新聞：“*Corriere della Sera*”（Milano）。這個報館的主筆，而且是『義大利自由黨』的領袖阿伯狄尼，直到最後尚在元老院，反抗了法西斯黨立法。（註二）

(註 1) Op. Cit, p. 9.

(註 2) Europa Year Book, 1929, p. 383.

“Corriere della Sera”，報到一九二五年遂投降法西斯黨，而阿伯狄尼被攆了。他去後，則由 Stefani 爲其繼起的後援者。

『義大利國民』第一號，出於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五日。過了十天，莫索里尼就脫離社會黨，但此乃是形式上脫黨之日，在這以前，該黨會假莫索里尼以議論和辯明的時日。

因此，當時莫索里尼和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處在什麼樣的關係，由此也可以知道了。不但如此，『義大利國民』報，是用了“Il Popolo d'Italia, a Socialist Daily”，即『社會主義日報』這個名稱的，左上角題勃蘭克之句曰『持鐵者有麵包』，右上角題拿破崙之句曰

『××是依槍刀而獲基礎的觀念』。而以『勇敢』為題的莫索里尼的發刊詞，無非就是主戰論，他這樣說：

『若是次要的無關輕重的問題，也就不感到必須發刊報紙的必要與義務了。可是現在呢，無論懷抱保守的社會主義的大戰中立論者要怎樣地主張，那裏還是有急待解決的可怕的問題存在。即歐洲社會主義的命運，和此次的戰爭的發展，有着極其密切的關係。不關心此事，即等於不關心歷史和生活，那便是一種反動的態度，不能說是於導引社會××所必需的態度。的確不能說是！無論××的義大利的社會主義者們，要用理性怎樣地考慮此事，或要用感情的直感怎樣地感受此事，他們也明白，義大利的無產階級所應該呼喊的口號是什麼的。中立不成其為社會主義的學理。

……」(註)

(註) H. W. Schneider, Op. Cit. p. 257.

和這個時代的莫索里尼的參戰論有密切之關係的，我們須切記有『未來派』(Futurismo)和所謂『聲社』(Vocismo)這個團體的運動，以及其他國家主義的各種運動，即各種『團體』(Fascio)。(註)

(註) Margherita G. Safatti, The Life of Benito Mussolini,

transl. by Frederic Whyte, London 1927; Schneider Op.

Cit. p. 7.

二、未來派的運動

未來派的運動，是以米蘭 (Milan) 爲中心，而以馬里涅狄 (F.

T. Marinetti, b. 1876) 爲指導者的藝術運動，同時又是政治運動。其發生似在大戰前，唯大戰勃發後，特別主張義大利參戰，終於和莫索里尼的運動合流了。但是法西斯黨獲得政權以後，未來派已失却其主要的地位了。(註)

(註) 馬里涅狄是義大利文人團體『十人學院』(Academy of the Ten.) 的總理，而未來派的運動，乃是大戰前就存在的，及大戰勃發，遂出而實行參戰主義的政治運動了。一九一四年九月在米蘭地方的曠地上燒燬奧地利的國旗，實行參戰的示威運動，馬里涅狄和二三同志因此被捕。(Schneider, Op. Cit. 8; Europa Year Book: Marinetti.)

關於馬里涅狄的未來派的主張，試讀他的論文集『未來派和法西

斯主義』(Futurismo e Fascismo) 就可以知道，其中所說的要點，試讀下面的引文也可以窺見。

『我們的詩，是對於一切慣用的形式之根本而且澈底的叛逆。詩文的足痕，既非被清除不可，而與曾經被人們用過的語言的關聯，亦非被切斷不可。而我們的靈感的車頭，非朝着行將來到的事物，無涯無際的新事物，無限的未來，一直不停地走不可。我們所待望的，與其說是單調的日常的競爭，不如說是驚異的事體。我們一向對於詩的站長和句調的機關士，繼續忍耐得太久了。而且胡裡胡塗地過於遵守了填着韻律之規則的時間表。在政治上，我們異乎那班一味主張卑鄙的口慾權利的社會主義派國際主義者和非愛國主義者，另一方面也異乎那班能够以迤鞋和湯婆來象徵

的，怯懦的，而又是僧侶式保守主義者。

在巨大境界內的民族的一切自由和一切發展！

我們要支持愛國主義者和軍國主義者。我們要詠戰歌。那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衛生學，燒盡一切的熱情和曠達，而又是英雄主義的高貴的沐浴；如其沒有她，人種是要在怠惰的利己主義，和僅求其活的經濟的要求，以及一味使人心與意志卑俗化之中，做其深長的夢的。……』（註一）

這樣地那是一種精神運動，所以還想指導政治運動，一如支配藝術那變。其根本思想是在反抗『過去主義』“Passé-ism”，和拜金主義。他又說：

『藝術上的「過去」的信仰，和商業主義的信仰，是正在使我

國荒廢的，兩種可怕的瘟疫。』（註二）

這是對於和平主義和怕事主義的反抗。一九一〇年六月二十六日在那

不勒斯 (Naples) 講演中有云：

『一切現代的社會秩序，已被虫蝕，成爲反動的，歸於無效，老朽，而且往往甚而是犯罪的。』

那是應該儘量地趕快除掉。』（註三）

他對於現實政治機構，所抱主張如何呢？馬里涅狄對議會制度，這樣說着：

『議會制度，無論在那裡都是浪費的形式。不過是在幻覺地承認着最大數的參與政治之點，微有一絲好處而已。我說這是「幻覺地」。那是因爲不知如何選法的人民的意志，無論如何不能

由議員給代表，這已是遍地皆證的呵。因此，人民始終被置於政治的圈外。雖然，人民之寄托生命於議會制度，却也是事實。民衆的榮耀，當選舉之時而高揚，個人的規定，跟着代議政治而被提高了。但是這種觀念，完全誤了知能的評價，而過於置重雄辯的特權。從那裏產生的不幸的結果，日日在堆積着。

因此，我對於婦女的攻勢的參政運動抱着希望。然而我們，再能在那裡發見更其無可忍耐，而且更有效果的爆彈呢；歐洲的差不多全部的國會，盡是騷然的鷄墻，馬牢，貧民窟。議會的本質上原則是：（一）金錢即腐敗者，和狡獪即籠絡家，缺之者則無法攬得議席的了。（二）是口齒伶俐，誇大妄想，誇大的言辭的勝利，黑人的銅盤，幻覺的行爲。這些離奇古怪的力量，支配着

法律家們羣聚的議會全體。……其結果，全國民便一任忙於用所謂法律這種高尚的器具，製造着傻子們的羅網的，正義的築造者們的支配了。

所以我們不可不趕緊賦與婦女以投票權。……」（註四）這是一九一〇年對婦女參政運動所說的話，他的反對議會政治，由此已經明白了。

一九一一年（一九一八年又說了一遍）的馬里涅狄的話中，又要約地表明了未來派的政治綱領。

『不，義大利的人民決不是窮的。我們未來派，確信義大利人民是世界上最富的。義大利人民有着博物院內滿牆滿地的，祖宗傳來的藝術品所形成的，無數多尚未被利用的資本。我們毫無疑慮地要向政

府提議，徐徐而且慎重地將這些祖宗傳來的藝術品賣掉。僅烏肥基和彼得美術院，大約就够值十萬萬里拉了。從而不上幾年，義大利就富裕起來了。於是——

(一) 造世界最大的艦隊，(二) 增加陸軍到現在的四倍，(三) 造世界最大航空隊，(四) 完成內海航路的大體系，(五) 將一切現存產業的能率提高至於極度，目前所缺者從新創設之(六) 改革農業至於能舉最高的地位，完備瘧疾流行地方的衛生設備，(七) 完全絕滅文盲(八) 至少須蠲免一切租稅二十年間。』(註五)說得津津有味。

但是這未來派的綱領，並非和莫索里尼的『革命者法島』完全一致的。前者無寧說是近於舊式的國家主義，而沒有社會主義的領

。彼在異乎普通國粹主義之爲傳統的復古主義，而排斥過去尊重主義之點有其特色，然在其他各點却彼此無所異。在這種意思，未來派的運動和莫索里尼的參戰運動，立場有多少不同。所以一九一五年十二月的馬里涅狄的話裡面，說着『舉義大利國粹主義』：

『一切這些事實，復與我們以下的確信：義大利人（一）於其創造的天才，（二）於其具有良好的彈力性之點，（三）於其體力，其敏捷，其忍耐力，（四）於其與刺戟，暴力以及自暴自棄的鬥爭，（五）於戰爭上之自重與深謀，（六）於血與金錢所養成之義大利民族時詩的情緒和倫理的教養，任何民族，無能出其右者。義大利人呵！你們不可不將義大利的榮耀築造起來，直至義大利人的優越，確立於一切事實之中。……』（註六）

(註一) Schneider, Op. Cit. p. 260-261. (Part I, No. 3.)

(註二) 同上·二六〇頁

(註三) 同上·二六三頁

(註四) 同上·二六二頁

(註五) 同上·二六六——二六七頁

(註六) 同上·二六九頁。可知未來派和法西斯黨的合流，在一

九一九年十月已見諸實行的了。這時，在菲梭澤 (Firenze) 的

法西斯黨大會，馬里涅狄曾演說，由他所說的話就可以知道。

一九一九年的選舉，馬里涅狄又已經在在米蘭參加選舉爲法西斯黨的候補。在一九一九年菲梭澤的演說，贊成法西斯黨的元老院廢止的主張。自未來派說，反對這樣的傳統的機構，原屬

理之當然。(同上·二七〇——二七一頁)

三、『聲社』的運動

次不可不就『聲社』的運動說一說。所謂『聲社』(Vocismo)者，是以多斯加納的文學者普列澤里尼(Giuseppe Prezzolini)，和以基督傳的著者聞名於世的巴比尼(Giovanni Papini)等人為領袖，而置根據地於菲梭澤的運動。彼等在菲梭澤刊行機關報『聲』(Voce)這個雜誌。關於此派的運動，我沒有多少可說的材料，不過其為歐戰前即已存在的軍國主義的國粹主義者之團體，而於大戰中主張參戰，這是確實的(註)

(註)此派運動，從大戰前就是主戰論者，此事由於一九一四年

四月二十八日『聲』裏面所載普列澤里尼的一篇論文可以知道。當時恰是威爾遜，對於奧墨西哥的戰爭，論着國際和平，於是普列澤里尼便寫了一篇論文『世界協調』，說：國際主義唯依戰爭手段始能達到。此派運動，除菲梭澤以外，在熱那亞也有勢力。(Schneider, Op. Cit. p. 15ff.)

巴比尼的思想，包含着法國柏格森，梭列兒和『法國厲行黨』的指導者莫辣 (Maurras) 等人的思想。莫索里尼和這個團體的關係，在他的論文『社會主義者眼中的托倫地挪』 (Il Trentino veduto da un Socialista)，發表在此派的雜誌『聲』上，這篇論文，一九一二年復於米蘭印成單行本，那裡面引用戈比諾 (Gobineau) 的民族即人種論，和張伯倫 (Houston Chamberlain) 的純粹阿利安主義之類，分析

況日爾曼主義，論義大利民族的人種上的優越，攻擊資本家在托倫地挪的退讓的政策，末謂同一血液和同一人種，有鞏固結束之必要。

這篇論文頗與社會以不少的感動，而一向是沒有力量的團體『聲社』的運動，據說也頗引起世人的注目。(註)

(註) Sarfatti, Op. Cit. pp. 115-116.

其次，聲社的政治的綱領，也和上述莫索里尼和未來派的思想一樣，不一定是支持資本家的。(註)

(註) 例如巴比尼說『義大利商業銀行 (Banca Commercial Italiana) 的德國人，乃是義大利人的監督者，』而以爲需要對

此革命。他又反對羅馬法干的和平主義，攻擊了法王，又普列漢里尼，對喬立地和議會政治的散漫弛緩加以攻擊。(Schne

ider, Op. Cit. p. II.)

試就一九二一年五月十五日總選舉的結果看一看，喬立地的自由民主黨是政府派的最大多數黨，有議員八十名，是次於野黨派的社會黨『一二二名』和天主教國民黨『一〇七名』的多數黨，較諸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的選舉，喬立地派反稍為增加，而社會黨則減少些，然而喬立地派之為資本主義派諸黨中最有力的黨，依然如舊。而『義大利商業銀行』，乃是支持喬立地的財閥，為義大利四大銀行 Banca Commerciale Italiana (f. 1894, Milano); CreditoItaliano (f. 1895); Banca di Roma (f. 1880); Banca Italiana di Sconto (f. 1914) 之 1。

四、莫索里尼的思想的淵源

這樣地「革命者團體」發生的地盤，頗早以前就被培植於義大利北部地方的了，則莫索里尼自己的思想，當他在「何凡狄」的時候，就具有多量的 Fascio 的傾向，這是大家所知道的。他的『社會主義者眼中的托倫地挪』一書，在一九一二年已經出版，這是一如上面所說的了；由此可以明白他的社會主義是非常地右翼的，即含着強烈的國家主義臭味的。不但如此，莫索里尼尚未加入『阿凡狄』以前，當遊歷歐洲之間，究竟學了些什麼，我此刻雖然沒有詳細的材料，不過他似乎多所學於『法國厲行黨』，尤其是莫辣和伐洛兒。（註）『法國厲行黨』的理論，是一種階級的反動理論，其政黨綱領之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站在工團主義式機能社會論上的機能國家論，以及職能代表論，從而那是反共和主義。這種思想，不僅爲莫索里尼，上述各種親法的義

大利的國家主義運動之中，也吸取為理論。還有一個，是高倡人種之純潔的反塞姆主義的主張，這一如因 Dreyfus 事件聞名於世，乃是『法國厲行黨』其物的思想。再就其與天主教會的關係說，他並不是承繼波那爾和美斯多兒的『法王中心主義』(Ultramontanism)的，他是採取反天主教立場，即『國家主義天主教』之立場的。計如此類的交涉，又與這些運動以排德親法的傾向為其基礎，而形成日耳曼民族和拉丁民族的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衝突之形式，這實在不可不說是必然的結果。

(註) Schneider, Op. Cit. p. 4 中主張說，義大利國家主義的理論，大體上是來自『法國厲行黨』的。然而一如前面所說，使其包擁一如後面所要說的舊式國家主義運動，這却頗有疑問。

(參照本叢書第一卷)

由這樣的見地說，不可不將以莫索里尼爲中心的新的國家主義運動，和歷來存在於義大利的舊式國家主義運動區別出來。

五、國家主義者的運動

義天利的這種舊式的國家主義，是開始自瑪志尼 (Giuseppe Mazzini) 和加里波的 (G. Garibaldi) 的義大利獨立運動。一九一〇年『愛國自由聯盟』 (Nationalistic Association) 這個團體成立，這一類的各種運動遂被統合了。一九一一年發牛利比亞戰爭，這個團體獲得發展的機會，而科爾拉狄尼 (Enrico Corradini) 主編的『國家主義之思想』 (Idea Nazionale) 這個報紙，遂大爲青年所歡迎了。及至

一九一三年，纔成立以費德族尼 (Luigi Federzoni, b. 1878) 爲領袖的政黨即『國家黨』 (Nationalist Party)，最初得了六名的議員，在一九二一年的選舉，則佔了十一名。(註)

(註) Schneider, Op. Cit. pp. 3-4, Luigi Villari, The Fascist State, p. 14f.; Europa Year Book, 1929, pp. 381-382; Paul Herre, Politisches Handwörterbuch, Bd. I, ss. 875f.

此外，有『旦底阿利格里會』 (Dante Alighieri.) 和『爲托倫特和托勒斯特』 (Pro Trento e Trieste) 等文化的，思想的團體。而地理學者托洛梅 (Ettore Tolomei) 以及其他自然科學者，主張南部提羅爾地方自然應屬於義大利的領土；但是此等團體以及其主張的主要內容，是在 Italia irredenta 的問題，無非是純然的義大利主義，

領土擴張主義，從而我們不能從那裡面發見社會的，經濟的，革命的綱領，（註）

（註）Schneider. Op. Cit. p.4; Luigi Villari, Op. Cit. p.12.

六、義大利參戰當時之理論的對峙

若要再詳細說歐洲大戰發生後當時義大利的參戰論，那末我們可以分當時的情形爲三個分野：

（一）絕對中立論

（二）無條件參戰論

（三）附條件中立論

主張絕對中立的，是羅馬法王和社會黨，主張無條件參戰者，是

上述國家主義者，和親法的共和主義者與社會黨的右翼分子而具有多量的國家主義傾向的人們（他們已於一九一二年分裂，到一九一四年更自社會黨脫退出來了，莫索里尼不消說也是這一派），（註一）

所謂附條件中主論者，是主張從奧地利得一點『什麼』（Parecchio）以爲中立的報償，如其不能達得『什麼』的時候，則無妨參戰的。這是出現於一九一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喬立地致當時到義大利遊說的德國謀羅伯爵（Graf Bulow）信上的主張。（所求於奧地利的東西，和國家主義者未必一致。故託謀羅爲其回旋。）這不外是因參加聯合國方面，行將蒙受最大之打擊的，與德國資本有最密切之關係的銀行家和工業家的代表意見，（註二）但是在野政治家和傾向親德反法主義的天主教徒的一部分人，也有贊成者。當時的政權，已不在喬立地手上，而爲

薩蘭特辣所把持。薩蘭特辣自己，似乎認爲這種所謂附條件的中立，是極難實現的，所以心裏已知參戰之不可免了。（註三）

（註一）此等國家的社會主義者們，因托黎波里問題，從社會黨分裂出來，而被稱爲『改革社會黨』。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一年兩次的選舉，都得到了二十七個議席。領袖是 Bissolati。（參照後面）

義大利所以有共和主義者而又具國家主義傾向者，是承瑪志尼和加里波的共和主義傳統的。

（註二）其次義大利的貿易，和德國是怎樣地密切，此由其輸出與輸入額較他國爲最大，則可以知道。下舉爲一九二三年的統計：

(輸入) (輸出)

德國 一六·八 一三·七

英國 一六·二 一〇·四

美國 一四·三 一〇·七

法國 七·八 九·二

(輸入) (輸出)

奧國 七·三 八·〇

俄國 六·五 二·四

瑞士 二·四 九·九

(McGuire, Op. Cit. p. 476)

一九三〇年以後則異是，其次序爲美·英·法·德。(同上·
四九四頁)

(註三) 論參戰當時的薩蘭特辣的書，最近出版了。即 Antonio

Salandra, *La Neutralità Italiana* (1914), *L'Intervento* (19

15): *Ricordi e Pensieri*, Milano 1928-1930, 2 vols. pp. 478

386. 其大要之介紹則見於雜誌“*Foreign Affairs*”(美國

一九三一年十月號（第十卷第一號）九十六頁以下。作者係

Sidney C. Fay

據其所說，上述未來派，聲派和且丁會以及其他國家主義結社，盡是親法派諸人的運動，而自職業上說，似乎是學者，教員，學生以及其他智識階級。即可知智識階級，最多抱國家主義思想，而且是最強硬。被目為義大利參戰之責任者的薩蘭特辣（1898-1931），也是羅馬大學的行政法教授，本來是智識階級的人。但是支持他的政治勢力的，是所謂自由黨的一個團體（一九二一年的選舉，獲了二十一位議席），地盤主在中部和南部的封建式農業地主。他到後來，終於合流於法西斯黨，但一九二六年以後即退隱了。

由此，我們已充分可以明白莫索里尼在參戰當時所處的地位了。

七、義大利知識階級反動化的理由

關於這樣的國民運動，在大戰已相當激烈一事，這可就不得不探求義大利固有的國家原因了。其原因究竟在那裏呢？這我想借麥古雅的『義大利之國際的經濟的地位』（Constantine E. McGuire, Italy'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sition, New York, 1927）來說。

義大利是農業國，這是大家所知道的。十歲以上的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是農民，五分之一是工業，而從事於通商交通的，則僅二十分之一。而工業中心地，是米蘭，托倫，熱那亞地方，主為北部。況義大利的國土，缺少天惠，因以植民國聞於世。從而產業革命所及於

義大利社會的影響，寧可以說是國民的煩惱：麥古雅這樣說。

『北部諸都市的工業化，遞漸增加了食料的需要，從而使投機於此方面的事業興盛：交通的開發，遂打破地方式市場的境界，遲遲不進的政府之農業改良政策，一面由於租稅的提高而使人民增加債款，另一方面則由於販賣制度的改良，甚至隱遁式的地方農村，也蒙受了非常的經濟的動搖。從而那反弄到壞的結果。農業關稅保護政策逐漸實行了。……其結果，對於對農村之關稅政策和商業的利益，農業僅保持次要的地位，這是一般所承認的了。其結果，工業利益的優越明白起來，農民反而不受自然的支配，而埋怨有工作時間之限制的工廠內的工人了。』(註一)

由此我們可以明白何以集到莫索里尼指揮下的人們，第一便是農

村青年的了。(註二)

然而，這樣地壓迫農村青年的義大利工業，其對外却又站在極困難的地位，『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六年的輸出，對輸入的比率——在代表的輸出品的平均價目——，僅佔八一·四%而已，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三年的輸出，則又降到輸入的六四·二%。』(註二)

在這樣的經濟困難之下，北部地方，因工業發達而人口大行增加(註三)，而爲了補給需要增大的工業原料和食料品，貿易不見輸出的增加，反不得不日見其開倒車了。於是義大利政府的最後方策，唯有實行關稅保護政策，藉以維持貿易數字之平衡的了。事實上保護政策也逐漸提高了。這正是一九一三年義大利經濟界的實情。(註四)這樣的保護政策的結果，最苦的，就是物價飛漲的影響最多的中流階

層級。我想要在這裏發見義大利知識階級的，反動傾向所以特著的原因之一。知識階級普通都是反動的，此乃亘乎東西的實情，不過對於其反動性特著的事實，我以為其最普遍的原因就在於下面這件事：資本主義的發達急激，而其國家的經濟基礎貧弱的時候，自然而然自由主義之行於那個國家的期間就短，而其內容的發達又幼稚，不完全，因而脫除自國家主義的期間少，其餘地也少。從而這樣的國家，在現代帝國主義時代，可以說反動的獨裁政治發展的可能性極多吧。

(註1) Mc Guire, Op. Cit. pp. 111-112.

(註11) Pietro Gorgolini, Fascist Movement, in Italian Life,
Ch. IV.

(註11) Mc Guire, Op. Cit, p. 470.

(註四)工業地方的人口增加如下：

	(1901)	(1911)	(1915)
Total	32,475,253	34,671,377	36,120,118
Torino:	1,124,218	1,213,709	1,251,560
Milano:	1,442,179	1,726,548	1,833,949
Genova:	934,627	1,050,052	1,119,877
Roma:	1,196,909	1,302,423	1,386,946
Firenze:	939,054	999,423	1,028,740

上列之外，波洛尼亞，巴特兒以及其他工業地方，則僅增加多少，沒有呈示多大的增加。(Statesman's Year Book, 1919

pp. 984-986)

(註五) McGuire, Op. Cit. pp. 470-471.

八、『革命者法昂』發生的關係

於是我們能夠將一九一四年，法昂最初發生當時的社會情形綜合如下罷：

- (一) 基於義大利工業之無力的，貿易的逆潮。農業的衰頹。保護政策的必要。中流層級的生活難。
- (二) 以喬立地和『義大利商業銀行』為中心的德系財閥的親德主義。
- (三) 羅馬法王和社會黨的國際主義。
- (四) 知識階級和農業關係者的國家主義和親法主義。

(五)以國家的社會主義者們爲中心的右翼分子，藉參戰論之機而分裂自社會黨。

而『革命者法島』(Fasci d'Azione rivoluzionaria)之成立，是第二年即一九一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在米蘭舉行的各種國家主義大會的結果。成立後第二年的二月，據說已經有了一〇五個法島的團體和九千黨員。(註)

(註) Schneider, Op. Cit. p. 14.

而特別應該注意的，是以喬立地一派爲中心的財閥——義大利最優勢的財閥——，到此時尚未和法島取一致的行動。而對於戰爭，是取了上述似的利己的立場的。(註)

(註) 到此時爲止的義大利社會黨的勢力，雖正在向漸進的發展

路上走，但還是微弱的。國會議員也不過如下的少數：一八九二年六名（工黨），一八九七年一六名，一九〇〇年三二名，一九〇四年二七名，一九〇九年四〇名，一九一三年五二名。而戰後的一九一九年則一躍而獲了一五六名。（後出）

第三章 『戰鬥者法島』

一、法島運動的轉向

大戰好容易告終了，但是義大利的國家主義運動反而益發硬化了。一九一九年八月十二日，鄧南遮之占領阜姆開始了。先是自同年三月，『參戰者法島』方成立於 Torino, Bologna, Ferrara, Pisa, Firenze, Siena 等地。(註)

(註) Pietro Gorgolini, Le Fascism, traduit par Bainville, Paris 1923, pp. 28of.

莫索里尼的『戰鬥者法島』(Fasci di Combattimento)，最初

成立是一九一九三月二十三日在米蘭。這時到會參加的，是四十五名參戰者。他們大部分是勇敢的鬥士，包擁着共和主義者，工團主義者，軍人，未來派的人們。未來派的馬里涅狄也參加其中。休戰後的今日已屬諸無意義的參戰論，必須轉換方向，所以在這個集會之中審議了新的綱領。而他們所作成的新的綱領，即是宣布對於無能力的議會政治和極左派的共產主義的戰鬥。（註）

（註）Schneider, *Making the Fascist State*, p. 56. 在這裏決定的綱領載於『義大利人民』報，後面再說。

二、戰後義大利的社會狀態

關於這個戰後的法西斯主義發展的過程，密哈爾斯（Robert Mi-

chels) 的論文『在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的勃興』(Aufstieg des Fascismus in Italien,) 裏面，說得最明白。

自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出現於全世界的經濟恐慌，終於使義大利的農村和知識階級益發反動化了。密哈爾斯論當時的義大利說：

『試就義大利的經濟狀況加以觀察，很久以前，義大利的里拉已就跌落至法國的法郎的半價；國內的商業，金融，工業。等等逐漸被置於外人勢力下，棉，煤，鐵，羊毛等工業原料和生活必需品遂告缺乏了。其結果，知識階級所蒙受的打擊，實在是很悲慘的。』(註)

(註) Robert Michels 是瑞士巴日爾大學的經濟學正教授，又兼義大利托倫大學的教授。是以“Sociologie des Parteinag

sens, ” “Patriotismus, ” “Italien von Heute, ” 及其他著作聞於世的學者。上舉文論，載於一九二四年八月發行的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 Bd. 52, Heft 1, 。依其所記，在托倫大學，戰後的聽講生殆減少半數。例如戰前有二百五十名左右的學生的私講師，戰後僅餘三十左右的學生。其結果，每年進款僅得四百五十里拉左右。又如伯尼斯市的國立中等學校的教員，年俸也不過是由六七千里拉至一萬二千里拉為最高峰，但是市立的小學校女教員却反而有得一萬里拉以上之年俸的事實，知識階級的生活狀態簡直是亂七八糟的。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一般薪俸和戰前的比率，領高級薪金的，漲至二倍以上，下級的，則增至九倍以上。其結果，是工人的進款反

在智識階級之上了。(同上·六三——六七頁)。密哈爾斯最近已轉任到羅馬大學。

等着戰勝者之衣錦還鄉的參戰者的，是如此如此的國內的疲弊和生活難。於是在燃燒於愛國的熱情而出征的多數學生和知識階級的戰勝者們腦裡閃爍的，乃是階級鬥爭的『倒置』(à rebours)。換言之，是知識階級反比無產階級僅能得到更低的生活費。

三、資本的防衛和軍團的組織

這種經濟的危機，另一方面不唯更進一步促進了北部工人的發展，甚至造成了一種恐怖狀態。這樣的事情，自然而然使資本階級和中國階級的共同戰線發展了。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的依比例代表

制普通選舉法的總選舉，喬立地內閣坍塌，社會黨出現驚人的優勢（一五六名），政府黨在議會失了多數黨，結果便發生社會恐慌，因此，兩者的提携更被促進了，結果便是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的休戰慶祝會上的，喬立地和法西斯黨的共同戰綫的成立。但是喬立地之所以和法西斯黨提携，顯然是爲防衛自己和自己所屬的社會的勢力，而利用法西斯黨，這是一如後來的行動所表現者。（註）

（註）喬立地後來做代議院的議員，一直反對法西斯的國家的政治到最後。據說他是對於法西斯黨的勃興，感到了自己的責任的。

即在現實的鬥爭，法西斯黨也是怎樣地有益於資本主義的防衛，這只消看一看法西斯黨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的恐怖時代的社會

上的活動，就可以明白。成立於三月二十三日的『戰鬥者法昂』，已經在四月十五日，使一萬左右的，左翼罷工工人的示威運動——他們欲於米蘭舉行列寧祭而受政府的禁止——解散了。在一九一九年，工業方面有一，二六七，九三五件的罷工，農業方面有一，〇四五，七三二件的爭議，但是一九二一年，工業方面減了一半，成爲六四四，五六四件，農業方面也減到七九，二九八件。尤其是關於電報，電話，國有鐵道以及其他公共機關方面的秩序維持，所得於法西斯黨義勇軍之力甚多。這樣地在一九二二年以後，他們的工作減少很多了。他們的軍事構成，於治安維持上是這樣地顯示了駭人的效力（註）感到工人運動的惡化和工人在社會上，政治上的勢力之伸張而覺恐怖之資本家和中產階級，他們眼中的這種法西斯黨的實行力如何？這不是很

明的嗎？

(註) Schneider, Op, Cit pp, 64,79,

這樣的法西斯黨的實行力，從何而來呢？那是從其所謂軍團組織 (Squadism) 而來的。這個軍團組織是始於一九一九年初，『戰鬥者法島』開始勃興於義大利各地之時，造了『義勇軍聯盟 (Alleanza di Difesa Cittadina, 即 Alliance of Civic Defense) 於菲梭澤的。其組織所受豫備軍人之援助的地方很多，由於相當的信念和努力，好容易獲得了基礎的。然其基礎穩固之時，軍人即撤手，完全被置於非軍人之下了。(註)

(註) Schneider, Making the Fascist, p, 288,

四、『戰鬥者法島』構成員的社會層級

歌頌這樣的法西斯黨之實行力而集到旗下的社會上的分子如何呢？
 ！依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在羅馬舉行的法西斯黨八會所公表，其比率如下：

商人	九	學生	一三
工業家	三	船員	一
專門家	六	工人	一六
官公吏	五	農民	二四
公司員	一〇	農業地主和佃戶	一二
教員	一	計	100(註)

(註) Schneider and Clough, Making Fascists, p, 3,

再詳細考察這法西斯黨構成分子的內容如下：農業地主，本來沒

有組織，戰後纔組織『農業聯盟』，至一九二二年竟然有形成獨立的政黨出現的形勢了。下級中農分子，自始即與法西斯黨合流的。所以『農業聯盟』所代表的農業地主，當時未必與法西斯黨提携着。尤其是對於工人的法西斯團體的組織，極力表示着反對。但是兩者的妥協逐漸成立，一九二二年十月法西斯黨向羅馬進軍以後，這些農業地主也成了法西斯黨政權的支持者。（註）

（註）Schneider and Clough, Op, Cit, pp, 9-10

再就別的方面來觀察：法西斯主義最初出現當時，其中心勢力是在中產層級，尤其是下層的部分。然而由於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的恐怖時代的出現，使成更其上層的分也增加不安之念，其結果，這些分子也相率而支持法西斯主義了。小商人，小工業家，基礎較薄、

弱的實業家等等是。但是這個恐怖時代過去，法西斯的政權確立以後，他們便歸復於各自本來的工作了。（註一）此外，大工業家是最後纔接受了法西斯主義的。他們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四年時代，逐漸變成法西斯黨的支持者，而爲其最有力的財政上的援助者了。（註二）

（註一與二）Op, Cit, p, 14,

關於此等各分子和法西斯主義運動的關係，在上舉密哈爾斯的論文，也說明得很好。他這樣說着：

『一九一九年三月『戰鬥者法昂』所以終於成立的根本原因，雖然相當複雜，但大約可以分成下面三種罷：

（一）對於陷於布爾塞維克的無政府狀態一事，思念義大利祖國的愛國者們心中，發生了不安之念。

(二)階級鬥爭的倒置，即達於生活窮困之極的知識階級，與生活狀態比較地優良的無產階級對峙。

(三)資本家利益的防衛。

倘若社會主義否認法西斯主義的特殊立場，而謂其不外為反動派和資本家的利益的代辯者，那便是錯誤。同時，若法西斯主義自己，欲完全否認自己不外為反動派或資本家的利益的代辯者，那也是錯誤。即使法西斯主義在最初是發生自中間層級，但是法西斯黨既已存乎其間，則大資本家，特別是工業資本家，和農業地主腦裏，自沒有不浮出想要利用這種運動來擁護自己的道理能。不僅此也，農業地主已先工業資本家，無條件地，在精神和財政上聲援法西斯黨了。唯與法西斯黨緣分最遠的，是大多數的

銀行家。理由是因爲義大利的金融業，最多被置於猶太的，外來的資本之下。而且金融業者，由於自其國際金融的關係的考慮，以及對於國內這種運動的精神上的意義缺少理解，遂以法西斯黨爲國內最危險的投機，而想儘量地與其疏遠了。』（註一）

一九二二年以後，至少是農業者已經和法西斯黨合流了（註二）工業資本家決不是一概盡對法西斯黨懷好意的，而工業資本家也不是一概盡受法西斯黨之青眼的；工業家和法西斯黨的關係，並沒有完全融洽；他說。而資本家何以竟以危險視法西斯黨呢？密哈爾斯舉着兩件理由：

（一）是由於法西斯黨的階級觀念。何則？因爲法西斯黨雖然反對階級鬥爭，但是他們所以反對的理由，並非爲資本家設想，却是

站在所謂全國家的產業之復興這個立場的。從而他們以為在排除階級鬥爭方面，兩者雖能够提携，然而要提携到底是辦不到的。

即如莫索里尼當其握得政權之時，即將資本家分成二類，一為屬於法西斯黨之構成者，一為反是者，而在壓抑後者。

(二)是在法西斯黨之對社會主義的鬥爭方法。即法西斯黨的武器也和社會主義者一樣，是在大眾的團結，這便是資本家所深惡痛恨的。(註三)

由此，我們不得不承認這個第二期的法西斯主義運動，即『戰鬥者法昂』，較諸以前的『革命者法昂』，多少接近於資本主義的各種勢力，可是又不能承認其到這個時候，還未臻於完全的提携的。

(註1) Michels, Op. Cit. S. 68. 在義大利，對於猶太人的反感

，較諸其他歐洲各國爲少。僅能在貴族社會，發見這種事實，至於一般方面，則這樣的思潮很少。但是在義大利也一樣，猶太人一面佔有社會運動的指導地位，一面又支配着金融界。據一九二二年的現狀言，約五萬的猶太人中，有外交官和領事四八名，元老院議員二四名，國會議員三五名，中等以上學校的教員八四六名。可是歐戰後，反猶太人的熱度，在義大利也高起來，因此有法西斯黨的月刊雜誌“*La Vita Italiana*”（由 Giovannoni Preziosi 主編，在羅馬發行）和“*Rivista di Milano*”，一類的刊物。（Michels, Op. Cit. SS. 81-82.）

（註二）同上。在一九二二年初舉行於米蘭的，法西斯黨義勇軍的閱兵典禮，從義大利各地的農村，集合了約二萬的青年，而

且都是自籌旅費。這裡雖不能說，不過法西斯黨是特別致力於農業政策的。據一九二二年六月舉行的法西斯黨產業組合全國大會當時的報告，會員四五八·〇〇〇人中，農業關係者二七七·〇〇〇人，工業關係是七二·〇〇〇人。

(註11) Michels, Op. Cit. SS. 68-73.

五、一九一九年的綱領

我們再由於注目這個時期的法西斯主義的綱領和主張，能够進一步理解此兩種勢力的關係。

最重要的，便是一九一九年莫索里尼所起草的『戰鬥者法勛』的綱領。其內容如下：

(一) 憲法制定。爲國民會議一支派的義大利憲法制定國民會議，問題在於遂行國家生活的政治上，和經濟上基礎的根本改造。

(二) 義大利共和國的宣言。承認具有執行作用的地方分權，具有立法機關的各縣和各市鎮鄉的自治制，依兩性的普通，平等，直接的選舉制以及國民票決和國民提案之拒否權的行使的民主政治。

(三) 廢止元老院。撤廢政治警察。依獨立自國家權力之司法機關的選舉。

(四) 撤廢貴族的稱號和騎士制度。

(五) 廢止強制徵兵制度。

(六) 言論，集會，出版的自由，良心和信教的自由。

(七) 對於國民教育和職業教育的均等。

(八) 社會衛生的極度的施設。

(九) 全部解散以產業和金融爲目的的股份公司。禁壓銀行和取引所的一切投機的行爲。

(一〇) 私有財產的登記和課稅。沒收不生產的進款。

(一一) 禁止十六歲以下的幼年勞動。八小時工作制。

(一二) 生產組織的協同組合化和全體工人的直接利潤參與制。

(一三) 撤廢秘密外交。

(一四) 尊重在促進世界各國家的社會聯帶的意味，又在對其服務的意味實行的國際政治，以及在國際聯盟的各國家的獨立。(註)

據此綱領看來，第九條至第十二條，和現代資本主義的要求正是衝突

的。然而這些綱領，在法西斯黨獲得政權以後，怎樣地實現了呢？我們下面要加以觀察。

(註) Balabanof, *Fascismus*, SS. 251-252; Count Sforza, *Fascism and Bolshevism: a Legend*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Spet. 1931. pp. 322-323.)

第四章 『政黨法西斯蒂』

一、執政後的勢力

一九二一年末相傳有三十萬左右的法西斯黨員，至一九二二年六月增至四十五萬八千人，而同年十月政權入手以後，更爲急激發展了。即一九二三年有六十三萬人（其中純正國家主義者十五萬人）；但是法西斯黨陷於危機的一九二四年，一時又減至四十萬四千五百人，到一九二七年又發展而增至九十六萬五百人。（註）

（註） Schneider and Clough, Op. Cit pp. 3,26.

試自黨員之地方的分布狀態觀之如下：（同上・二六頁）

地 方 (首 都)	1923		1924		1927	
	黨員數	黨員對人口的比率	黨員數	黨員對人口的比率	黨員數	黨員對人口的比率
西 北 部 { Piedmont (Turin) Liguria (Genoa) Lombardy (Milan)	46,500	1.3	39,500	1.1	89,500	2.5
	19,500	1.4	16,000	1.1	27,000	2.0
	100,000	1.9	79,000	1.5	133,000	2.6
東 北 部 { Venetia-Tridentina(Trento) Venetia (Venice) Venetia-Julia(Triest)	4,000	0.6	4,000	0.6	10,000	1.8
	46,500	1.1	40,000	0.9	75,500	1.7
	13,000	1.7	8,000	1.0	16,000	2.1
中 部 { Emilia-Romagna(Bologna) Tuscany (Florence) Marches (Ancina)	69,000	2.2	52,000	1.6	84,500	2.7
	82,500	2.9	65,000	2.4	108,500	3.9
	12,000	1.0	9,000	0.7	17,000	1.4
央 部 { Umbria (Perugia) Latium (Roma) Abruzzi (Aquila)	14,000	2.2	7,000	1.0	16,000	2.4
	36,000	2.1	21,000	1.2	48,000	2.8
	37,500	2.5	22,000	1.5	59,000	3.9

南 部 其 他	Campania (Naples)	45,000	1.2	34,000	0.9	85,000	2.3
	Puglie (Bari)	35,000	1.6	24,000	1.0	47,000	1.9
	Basilicata (Potenza)	11,000	2.2	5,500	1.1	13,500	2.7
	Calabria (Cosenza)	19,000	1.2	10,000	0.6	40,500	2.5
	Sicily (Palermo)	25,000	0.6	31,000	0.7	49,000	1.2
	Sardinia	8,000	0.9	5,500	0.6	39,000	4.3
	Colonies					1,650	
	Dalmatia					1,275	

據此地方的分布之統計，可以知道法西斯黨的社會基礎，是伊密力亞，羅馬尼亞，經多斯加納，猶木布里亞，亞不路息，而至羅馬的中部農業地方，最爲鞏固；而西北部自吐林到米蘭的工業地方的地盤繼之。

再列一九二五年以來法西斯黨構成員之表如下：（同上，1

五五頁)

團體名	年次	1925	1926	1927
Fasci di Combattimento		700,000	780,000	813,000
Feminine fasci		25,000	43,000	66,000
Giovani Italiane (青年女子團)		—	12,000	50,000
Piccole Italiane (少女團體)		—	75,000	238,000
University groups		—	9,000	13,000
Advance Guard (青年團體)		90,000	180,000	430,000
Balilla (少年團體)		70,000	250,000	590,000

二、政黨的成立和政權的獲得

歷來不過是一個社會的結社之『戰鬥者法島』，到一九二一年十

一月的羅馬大會，纔成爲『政黨法西斯蒂』，繼至一九二三年二月，纔完成與國家主義派的合流，於是遂成立『國家法西斯蒂政黨』（Partito Nazionale Fascista）。（註）下面我們要說一說這樣的做一個政黨的法西斯黨的，政權的發展。

（註）法西斯黨和國家主義者，此時並沒有同一的組織。法西斯黨員一如大家所知道，是穿黑襯衣的，但是國家主義者却穿着濃青襯衣（Comitia azzura），分別得很清楚。次如共和主義的愛國主義者（承繼瑪志尼和加里波之傳統的），是穿着紅襯衣（Comitia rossa）。鄧南遮的阜姆遠征軍是黑色與青色襯衣的混合。據說法西斯黨發生當時，可以看見這三種襯衣。而這種帶色襯衣，被認爲於法西斯黨勢力之擴張大有益處的。

(Robert Michels, Op. Cit. S. 70.)

我在這裡，不得不述說爲法西斯黨政權獲得的直接過程之舊政權的動搖。

第一，一九二一年五月十五日，因解散而行之總選舉的結果，喬立地內閣雖然好容易獲得多數議席，然而『社會黨』依然是最大政黨，『國民黨』顯示更其進步的成績，而屬於政府之自由主義資本主義諸政黨的聯盟，處於法西斯黨威脅之下，繼續了不斷的動搖，地位不固。對於六月二十六日『社會黨』和『共產黨』所提出的不信任案，喬立地僅以幾票之差獲了勝利，但因畢梭拉狄 (Bissolati) 所領率的『改革社會黨』 (Reformsozialisten) 的策動，內閣終不免瓦解，遂於十分難產之後，維見波諾米 (Bonomi) 的內閣，於『改革社會黨』支持

之下成立了。(註)

(註) 這個改革社會黨，是因一九一二年托黎波里問題，從社會黨分裂出來的分子，這已如上面所說的了。後來逐漸右傾，終於轉化爲支持代表畢德門和龍巴爾地的工業資本家的波諾米的資本主義政黨了。至此已失却其存在意義，一九二二年十二月終於解散了。(Paul Herre, Politisches Handwörterbuch,

Bd. S. 875.)

在波諾米內閣期間，當華盛頓會議之時，發生法國的失言問題，義大利的國家主義更加硬化了。於是遭遇法西斯黨的攻擊，不得不決意放掉內閣，是爲一九二二年二月二日；但因後繼內閣的難產，暫時保留其地位，繼於十七日，敗於信任投票，遂不得不實行辭職了。

繼則以前任財長法克達 (Facta) 爲首相，而與『國民黨』合組的聯立內閣，經過一個月的難產，到三月十六日好容易成立了。然而七月十二日，這個內閣也因財政問題敗於信任投票，八月初因後繼內閣難產，法克達改造內閣遂更生了。這樣的政權的動搖與不安定，一是由於法西斯黨勢力的勃興，一也是自由主義的諸政黨左顧右盼的結果。莫索里尼已經明言，若以他爲首領的聯立內閣，他自然可以接受，除此以外的內閣，他則絕對拒絕，而叫喊對於政黨政治和議會政治的革命。義大利立憲內閣，在這樣的形勢之下，逐漸顯示其成立難，而在九月二十日的法西斯黨員會席上，莫索里尼已述說『法西斯黨革命』和『羅馬進軍』，且明確表示其要支持厄曼紐爾三世的君主政治了。

進而至十月，法西斯黨便實行其他方政權之獲得了。那是爲要壓抑新領土之反國家主義的。即喬立地，波諾米，法克達等資本主義內閣，對此等新領土皆採取了自由主義的自治主義之政策。一九一九年一月君主的敕詔，也表明要儘量承認地方自治制。然而一九二一年的選舉，最初參加選舉的這些地方民的投票所表現的，却是強烈的反義大利主義的傾向。這種事實，便成了使義大利國家主義運動進一步硬化的材料，而益發使法西斯黨對於此等地方的壓迫加劇了。新入義大利版圖之南提羅爾的中心地波爾澤諾（Bolzano 即 Bozen）的市府，於十月一日和二日，竟爲法西斯黨所佔領了。（註）

（註）一九二一年的選舉，南提羅爾的投票，在波爾澤諾地方，總數爲四六一九二票，其中德國黨大聯盟得三六，六六六票！

社會黨約四，〇〇〇票，前者之候補者全數當選。一九二四年的選舉，法西斯黨得票三，〇〇〇左右，而德國黨大聯盟則獲了三四，九八三票。

又威尼西亞·朱理雅 (Venetia = Julia) 地方的斯拉夫人的政黨，一九二一年的選舉，得票四八，七八四（全體的三三·六%），一六個候補者之中，出了五個當選者。但是一九二四年的選舉，則因法西斯黨政權已見確立而減少些，得票二九，八四七（一一·一%），勝利歸於法西斯黨。

這樣的新領土之反義大利的行動，其背後有地方經濟的特殊事情在。例如提羅爾原是奧地利的遊覽地，而又是葡萄酒的產地，因為從新被障之以國境之壁，致大受經濟的打擊了。又如

阜姆和托黎雅斯特似的商港，由於國境，被切斷其與內地大陸的聯絡，因此於通商上就蒙受重大的打擊了，例如阜姆的貿易額，一九一三年是二千二百萬 hundred-weight，一九二三年竟減到二百萬，一九二四年亦減到四百萬 hundred-weight (百貳拾磅，或百磅 Cwt.)

這中間，義大利對於此等地方的壓迫，著實加重了。實行各種結社的禁止，強制通用義大利語，名稱之義大利化，強迫捐款，增徵賦課，遂使這些地方更其提強反義感情了。(Schneider and Clough, Op. Cit. pp. 32-47.)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在此日開幕於那不勒斯的 卡利 大會

大會，莫索里尼已經發表其要求政權的演說如下：

『……我們要求議會的解散；選舉法的改訂和急速的選舉執行；拋棄在民族的勢力和反民族的勢力之間，取離奇古怪的中立態度的，國家的這種態度；財政上的強制手段；關於從達馬地亞（Dalmatia）撤兵一事須再加考慮；以及航空委員會等五部長的地位之退讓。我們要求外交，陸軍，海軍，工人，以及公共事業部。……而且這樣的法律的變革，應在我所沒有參與的政府準備出來。……』（註一）

但是法克達內閣沒有去理會他，所以至二十六日晚間，法西斯黨遂下動員令，開始向羅馬進軍，至二十八日，約五萬的義勇軍，於 Michele Bianchi, General De Bono, Captain De Vecchi, Lieutenant Italo Balbo 四頭目（Quadrumvir）領率之下，極和平地侵入羅馬了。

政府對此，曾奏請宣布戒嚴，但不爲法王所准。於是內閣坍台，三十一日以莫索里尼爲首相的聯立內閣成立了。（註二）

這個法西斯黨最初的內閣，除首相兼外交大臣屬於莫索里尼以外，有正式法西斯黨員三名，即 Orviglio（司法），Girardi（新領土大臣），和元屬民主黨員的 Alberto de Stefani（財部），國家主義黨員一個 Federzoni（植民）；但其餘九個大臣，則爲資本主義政黨尤其是自由黨員所佔，而國民黨也加入了 Cavazzoni（工人部）。次官級中十五名是法西斯黨員，國民黨六名，自由黨，民主黨和國家主義黨員各三名。（註三）

（註一） Schneider, *Making Fascist State*, pp. 80-81.

（註二） *Idem*, pp. 81-82.

(註三) *Idem*, p. 85,

三、法西斯黨政權的發達

其後承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九年兩次總選舉之後，於一九二五年八月三十日的內閣改造，繼於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二日再見改造的內閣，法西斯黨的色彩純粹化了。試觀察這中間法西斯黨政權的發展，將其分爲二期。即一九二四年之前與後。

(一)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四年

這中間，法西斯黨的政權雖已成立，但其基楚尙未確立。但是這其間，最右翼的國家主義黨不待言，自由黨，民主黨，國民黨等右傾分子，逐漸開始與法西斯黨合流了。而依據一九二三年的新選舉法的

總選舉，實行於一九二四年四月六日，這時候，於『國民名表』（National List）的名目之下，法西斯黨以外的資本主義諸政黨的黨員，也參加於法西斯黨的名表之中了。由於此次的選舉，法西斯黨在議會的絕對多數始見成立。

然而在一九二四年五月開幕的議會，法西斯黨一時陷於危機了。那是因為政府對於總選舉的不正，不合理的干涉行爲，大受攻擊。尤其使這種糾紛益形厲害的，是攻擊政府的中心人物馬提奧弟的暗殺事件。同時，『薩隆』（憲法起草會議）的資本主義政治家起而反抗，而政府內部，國家主義者並沒有整個信任莫索里尼的施政。在經濟財政上，政府方面又逐漸感悟有將歷來所取的，迎合資本家的放漫政策轉換的必要，於是不得不受金融界的反對了。突過這種難局而見政權

之安定的，是一九二六年十一月。

一九二四年的選選完畢，五月開幕的議會，因對於政府的選舉對策的攻擊而糾紛了。對於此問題提出抗議的中心人物，是社會黨的馬提奧弟（Amendola Matteoti）。七月而馬氏被暗殺，社會之攻擊政府因是更加激烈，而在法西斯黨中，也出現參戰團的問責之決議，於是政府乃捧閣中的不穩分子國家主義派的費得族尼和羅哥等，以法西斯黨大評議會員；復於八月設立新憲法起草委員會，由元老院議員五名，國會議員五名，學者五名構成，而以真提勒（Giovani Gentile）為議長，進行會議，欲藉此胡塗社會的糾紛；然而十月二十八日開幕的這個會議，形勢也極端不穩。例如薩蘭特拉，奧蘭德，喬立地等，一時傾於支持政府的自由主義者們，也終於再取反抗的態度了。所謂

法西斯黨的‘dissidents’（內訌派）和‘Patria e Libertà’（分離與自由）的一派，便是這個時候發生的（註一）

不但如此，因了這個事件，一九二四年法西斯黨員，一如下表所示，非常地減退了。（註二）

地	方	較諸一九二三年的減少	地	方	較諸一九二三年的減少	
西	Piedmont	-0.2	南	Campania	-0.3	
	Liguria	-0.3		Puglie	-0.6	
	北	Lombardy		-0.4	Basilicata	-1.1
				0	Galabria	-0.6
	Ventia-Triidentina	-0.2		Sicily	+0.1	
	Venetia	-0.7		Sardinia	-0.8	
	東	Venetia-Julia		-0.8		
				-0.9		
	部	Emilia-Romagna		-0.5		
				-0.3		
中	Tuscany	-1.2				
		-0.9				
部	Umbria	-1.0				
		-1.0				
部	Abruzzi					

據此表看來，只有西西里一個地方增加。這是法西斯黨對於多年在支配西西里政界的秘密結社『馬菲亞』（Mafia）的掃蕩，逐漸成功的結果。（註二）

（註一）Schneider, Op. Cit., p. 90 -.

（註二）Schneider, and Clough, Op. Cit. p. 26.

（註三）Idem

（二）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九年。

這個時期，是法西斯黨努力於國家理想之創生的時期。第一是在財政上，將放漫政策轉向於緊縮政策了。依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法律，命令一切政黨（除自由黨以外）解散，而嚴禁其重行組織。於是確立了法西斯黨的一黨專政主義了。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宣布勞工法 (Carta del Lavoro)；而自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之間，遭逢經濟恐慌，至一九二八年春纔能脫出這個危機，而輓回資本家對政府的信用。是年，宣布新地方制度，而係同年十二月九日的法律，成立『法西斯黨大評議會』 (Gran Consiglio del Fascismo) 的組織；明年即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實行依據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七日的新選舉法的選舉；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二日，成立與法王的協定，於是法西斯的國家完成了。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命令反對政黨全部解散的法律，是在十一月九日開幕的臨時議會決定的。自一九二四年以來日見熾烈的野黨之反抗，一九二四年七月以來，竟發生暗殺莫索里尼的事件到三次之多，其結果，政府便採取強硬政策了。依此法律第四條的規定，是

『不論以何種名目，凡圖謀重組被警察解散之團體者，處三年至五年懲役。參加此等不法團體者，或實行宣傳此等團體之主義，網領或行動方針者，處二年至五年懲役。』同時表明『自由黨』是不在此等不法團體之中的，但是這個政黨也被禁止集會，且被阻止機關報之發行了。（註一）

其次，法西斯勢力的擴大，所獲益於法西斯黨政府的財政政策和經濟諸團體的劫取運動的地方很多。

先自財政政策觀之，財長斯提法尼（Alberto de Stefani），自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五年所採取的，是極端自由主義的政策。例如：

- （一）省節國費，
- （二）租稅體系的簡易化，
- （三）獎勵資本集中，
- （四）國業民營等。

而另一方面又採取放蕩政策，所以大受資本家的

歡迎了。然而這樣的自由主義政策，在法西斯黨內部，有從國家社會主義的立場而唱反對的人；另一方面，這樣的放漫政策，因有招致財政困難之虞，故漸漸要轉向金融統制政策，致受資本家的反對，而於一九二五年八月末，實行內閣改組，『義大利商業銀行』的幹部服爾畢（Count Volpi）遂出而就任財長。

服爾畢承斯提法尼之後，實行緊縮政策了。緊縮政策到一九二六年夏達於絕頂，而實行對於金利，價格，工資，營業以及其他的國家的統制。這樣的政策，不消說是非豫料實業界之反抗不可的。不僅此也，一九二七，二八年，繼續出現失業者之增加和銀行的破產了。然而一九二八年春以來，這種緊縮政策見效，漸見財界回復的徵象，所以法西斯黨政策又重獲實業界的信任了。（註二）

法西斯黨政府的對於經濟上各種勢力的支配，復由於逐漸置下述各種產業團體於法西斯黨支配下而獲實現了。元來，爲義大利全部產業團體之聯合體的“Confederazione General Fascista dell’ Industria Italiana”，乃是全體的綜合機關，其配下有工業，銀行，商業，以及農業的各種團體，而法西斯黨的支配即確立於這裏面了。這些團體，都是古老的團體，從十九世紀末就存在的。

但是這樣的社會團體的『政黨的支配』，並不限於產業團體。於一切經濟的，文化的各種團體，無所往而無法西斯黨的支配；而法西斯黨政權則確立於那社會的法西斯主義的基礎之上，且其政權，是被確立於『這些團體中之屬於法西斯黨分子纔能獲得的參政權』之上。

不消說這樣的政治組織之完成，是由於下面數事始見成功的。即

依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的法律第五六三號的團體公認制度，以及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七日的關於新選舉制度的法律第一〇一九號成立，而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四日依新選舉法的總選舉，一如所豫定勝利屬於政府。（註三）

其次是在上述法西斯主義所用以打倒社會之既成勢力的，法西斯黨式工團主義運動的成功背後，實行着豐富的社會設施。我們不可不注意下列諸數字的存在。例如對於工人有如下的福利的設施。（一九二九年，單位里拉）

工業傷害保險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農業傷害保險	二二・五〇〇・〇〇〇
養老保險	四・五〇〇・〇〇〇

傷病兵恩給

二・五〇〇・〇〇〇

遺族扶助費

一・五〇〇・〇〇〇

而爲執掌這樣的事業，有一種半官半民的機關，名‘Patronato Nazionale’者在活動。(註四)

(註1) Political Handbook of the World, 1931, P. 106

(註11) McGuire, Italy'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sition,

Pp. 196f; 508; Mussolini und sein Fascismus, 1928, SS

367-401; Schneider and Clough, Making Fascists, Pp.

14-16; Luigi Villari, The Fascist Experiment, Ch. V.;

C. R. Muriello, Mussolini, his Work and the new synd-

ical law, 1928, Chs. XI-XIII.

(註11) Schneider and Clough, Op. Cit. p. 157.

(註四) 詳細的話須參照 Carmen Haider, The Italian Corporate Stat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June 1931)

四、在法西斯黨政權下的社會黨與國民黨的衰頹

次要就這樣的法西斯黨的政黨政治的發展原因，以及這樣的發展原因，是由社會的諸勢力的什麼樣的動向而實行說一說。

現在先就與法西斯黨對立的諸政黨的狀態加以觀察。

對於這樣的法西斯黨的社會勢力之膨脹，能與其相拮抗的政治勢力，可以說也只有『社會黨』(Partito Socialista Italiano, P. S. I.) 和天主教的『國民黨』(Partito Popolare) 吧。我們試來看一

看此二大政黨怎樣地崩潰下去。

先說社會黨，自從一八九三年成立於列邱厄利米亞的大會以來，民族問題便先開其分裂之端了。一九一二年托黎波里問題的危機，先造了以畢索拉狄為中心的『社會改革派』(Reformsozialisten)的分裂。繼於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以參戰問題為中心而見莫索里尼一派的脫黨。前一派逐漸墮落而為資本階級政黨，而後者復轉化而成國家主義。其次發生的問題，是共產黨綱領採擇的問題，由是而出現『共產派』、『塞拉狄派』和『托拉狄派』三派的對立；而因後二派的提携，結果共產派獨立了，這是一九二一年一月里波爾諾大會的事。且此殘存社會黨內部兩派的對立，終於在一九二二年八月的羅馬大會爆發，右翼托拉狄派的改革主義者組織『統一黨』(Partito Unitario)，而

左翼社會民主主義者組織了『極左黨』(Partito Massimalista)。後者又被改造而成『義大利勞動黨』(Partito dei Lavoratori Italiani)。而且這樣的社會黨的分裂，不僅由於理論的對立，其所負於實踐上的失敗也很大。例如一九二〇年九月的工廠佔領，一九二二年總罷工計畫等等之全歸於失敗，這就成爲促進其分裂的直接原因了。因一九二一年的共產黨分裂，同年五月十五日的選舉，就已呈示無產黨之衰微，而一九二二年，社會黨員竟自約二十萬人激減至約七萬人了。又於一九二四年的選舉，因了新選舉法的 Premium 制度的影響和社會黨之分裂的兩重原因，更見其進一步的沒落了。列表表示之如下：

(註)

選舉 年次	社會黨及共產黨得票數	社會黨及共產黨議員數
一九一九·八四·七九二(三三·三%)		一五 (三〇·七%)
一九二一·九六·一五四(二九·三%)		{(社)二三 (共)一五} (二九·三%)
一九二四·〇五一·八四二(四·六%)	{(統)四三·九五七(五九·九%) (極)三六〇·六九四(五〇·〇%) (共)二六八·一九二(三七·七%)}	{(統)二四 (極)二三 (共)一九} (二二·一%)

(註) 議席總數，上表三回都是五三五名，但於有權者有變動，事實上的投票總數，一九一九年是五·六八四·八三三票，一九二一年是六·六〇八·一四一票，一九二四年是七·一六五·五〇二票，所以括弧內的百分率之減少，在得票之減少以上。

一九二一年的有權者之增加，是因為增加了南提羅爾，托黎雅斯特，達爾馬地亞等新領土的住民。在舊領土有一一四四七·〇六〇人，在新領土有三七四·一〇八人，計為一一·八二一·一六八人，比一九一九年增加了三二一·六一九人。但上舉之中，實際的投票數，在舊領土是六·四三六·二五八票，在新領土是二六五·二三八票，計為六·七〇一·四九六票，即投票數為有權者的五六·七%。（依他種統計資料）

一九二四年的選舉，依據一九二三年的法律，有權者又增加至一二·〇六九·三三六人（人口的三〇·二%），對此，投票總數為七·六一四·四五一票，即有六三·一%的投票。因為這也是特殊的選舉法，所以多有失效投票，其數達四四八·九四九（

五·九%)，若較諸一九二一年之選舉的九三·三五五票(一·四%)的失效投票，則屬駭人的增加。不消說也有干涉存乎其間。從而有効投票總數爲七·一六五·五〇二票。

當一九二四之總選舉時候的社會主義政黨，已分裂而成三派了，即以 Graziadei 和 Maffi 爲指導者之『共產黨』，和 Vella 所領導的『極左黨』(Maximalisten)，以及 Turati, Tunes 和 Matteotti 指揮下的『統一社會黨』(『Unitarische』 Sozialisten)。

。一九二一年的社會黨一二三名之中，包括八三名的統一派和四〇名的極左派。(Braunias, Die italienische Wahlen seit 1919.)

天主教的『國民黨』則反之，始終站在中間的立場，左右動搖，

呈示其爲典型的中間政黨。從而彼與法西斯黨的妥協與並立，未必是不可能的。國民黨乃是天主教徒的政黨。天主教會，自從派雅斯十世當一九一三年的義大利的總選舉之時，撤廢政治的不干涉主義的一部分以來，遂與義大利的政治發生交涉了。伯涅狄克特十五世於一九一八年末，以僧侶不加入議員競選爲唯一條件，允許黨徒加入政黨。至一九一九年，西西里的天主教僧侶斯圖佐 (Don Luigi Sturzo, b. 1871,)，爲對抗法西斯黨之勃興而組『國民黨』了。這與法王毫無關係，不過是以天主教徒，尤其是以中小農爲支持者的政黨，具有社會民主主義的傾向。(註)

(註) Paul Herre, Politisches Handwörterbuch, Bd. I. SS. 874-875; Europa Year Book, 1929, p. 383; Braunnias, Die

然則法西斯黨對於天主教與其政治運動，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呢？法西斯黨構成份子中，為其中心勢力的改革社會黨的一派而懷抱社會主義的思想者，和馬里涅地所領導的未來派，以及共和主義者，都是徹底反宗教的。純粹的國家主義者如鄧南遮及其一派則反之，未必是反宗教的；他們承認羅馬的宗教的文化和傳統到或程度，且相信天主教和國家的提攜之可能到或程度。又如屬於法西斯主義之文化的理想主義者裡面，也有以為一切宗教都是國家之文化發展所必需的人。即如莫索里尼自己的見解，起初也是站在社會主義者的反宗教思想，但逐漸承認其與國家主義的宗教接近了。但是因此，莫索里尼認為有先將國

民黨的對峙勢力打倒的必要了。一如後面要說，國民黨自一九一九年成立以來，異常地發達，於一九二二年的選舉，一躍而成繼於社會黨之第二大政黨；而法西斯黨與天主教徒的衝突，在一九二一年波諾米內閣之下最爲激烈。這樣的形勢，自然而造成了社會黨與國民黨的接近。此二大政黨的聯帶，不得不謂爲法西斯黨政府最可怕的敵人了。其衝突，當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三日以勅命第二四四四號發布的所謂 Premium 選舉法案的審議時，登峯造極了。莫索尼里至此乃開始壓迫國民黨和國民黨的領袖斯圖佐，結果遂使其協替權歸於無效。這樣地於十一月八日排除一切反對而成立的，就是 Premium 選舉法。

明年即一九二四年四月六日，實行依此選舉法的選舉了。選舉的結果，一如所豫定，國民黨的議員自一〇八名一舉而減到三九名。但

是一九二四年四月六日的選舉，國民黨的得票，爲反對法西斯黨各派中之最多者，若依比例代表制計算之，應有四七名的當選。同時，法王府方面不贊成國民黨與社會黨的接近，故聲明與國民黨斷絕關係，而取完全脫離自政治的方針。

斯圖佐亡命倫敦以後，國民黨由托倫地挪的舊奧地利人加塞利（Alcide de Gasseri, b. 1881.）加以改組；但是後來，黨員的一部分脫離出來，而組織所謂『國家天主教黨』（National Catholic）這個法西斯黨的一個分派了。（註一）

而且由於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一日法王與莫索里尼之間所簽訂的昆科達（法王協約第二十三條），羅馬教會已決定脫離一切政治，而僅承認站在法王與 Bishop 指導下的天主教青年會（Azione Catholica）

了。然而至一九三〇年夏，此天主教青年會與法西斯黨之間發生衝突。法王與義大利政府之間幾經折衝之後，至一九三一年九月二日，依法王布告而見最後的解決。其結果，一千五百的天主教青年會被嚴重禁止干涉政治，僅純宗教的活動得到允許。總之，天主教會日見其對法西斯黨政權讓步了。（註二）

（註一） Schneider and Clough, Making Fascists, p. 78;

Braunig, Die italienischen Wahlen seit 1919, S. 467.

（註二） Walter Littlefield, The Pope's Stand for Church

Rights: Dispute with Fascism—Current History, Oct. 1931.

上述天主教青年會，和 Protestant 青年會一樣，是天主教普通信徒的組織。

五、法西斯新黨之議會鬥爭（一九二四年）

現在我們要介乎議會內部的鬥爭，來觀察法西斯黨及其他各種勢力的動向。

法西斯黨政權發生後，最初出現的問題，是選舉法的改正。即一九二三年 Premium 選舉法案的審議。當時尚僅佔二六個（六·七%）議席的法西斯黨，欲通過這個議案，實在是十分困難的事。其反對的中心人物是斯圖佐。法西斯黨乃極力壓迫他與他的國民黨，遂使法王迫他辭職，且由於國民黨的棄權，好容易使這個法案通過了。在第一回的全體綱領的審議，爲二三五票對一三九票（棄權七九），在七月二十一日的最後票決，是二二三票對一二三票，自結果說是多獲百票的絕

對多數。出現於這次投票的反對票的數目，殆能認為全屬社會黨議員所投的，而資本階級政黨在這個法案，大體上可以認為是支持法西斯黨政權的。（註）

（註）Schneider, Op. Cit. pp. 88-89.

接踵而至的問題，便是依據新選舉法的總選舉。新選舉法的公布是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明年一月解散議會而置充分的選舉宣傳的期間，至一九二四年四月六日始實行總選舉。

關於這個選舉，第一應注意的，就是當審議新選舉法案之時，反對黨曾提出一個對案，即非有總投票數之四〇%以上的得票的最多數黨，不得佔三分之二以上的議席，但終敗於法西斯黨之「獲二五%（四分之一）的得票即可以」的提案。其次是當製作候補者名表時，法

西斯黨的名表，於『國民名表』(National list)的名目之下，使經由四五個法西斯黨幹部所選定的有力的自由諸政黨員，也加入為候補者，籍此實行投票的吸收政策。但因為國民黨和社會黨的中堅份子，不消說是完全被排除自此名表，所以這些政黨大受打擊了。不但如此，在法西斯黨佔優勢的地方，且提所謂少數法西斯黨員名表』為第二法西斯黨名表，籍以排擊少數黨。況且當開票之時，社會黨和國民黨的得票，被歸於無效者達十萬票之多。這樣選舉的結果，政府黨竟獲了六四·九%的票數，悠悠然一如所豫定獲了三分之二的議席。次大的政黨，因社會黨之分裂，自屬國民黨，然其得票則僅九·〇%。

試列一九二四年總選舉的得票分布狀況如下：(註一)

政 黨	(得票)	(%)	議員
Fascistisch Partei Nationale Nebenliste } 政府黨	4,305,936 347,552	(60.1) (4.8)	356 18
Faschische Dissidenten	18,062	(0.3)	1
Unitarische Sozialisten	422,957	(5.9)	24
Maximal Sozialisten	360,694	(5.0)	22
Kommunisten	268,191	(3.7)	19
Republikaner	133,714	(1.9)	7
Popolari	645,789	(9.0)	39
Liberale	233,521	(3.3)	15
Konstitutionelle Opposition	157,932	(2.2)	14
Demosoziale	111,035	(1.6)	10
Bauernpartei	73,569	(1.0)	4
Sarden	24,059	(0.3)	2
Slawen und Deutschen	62,491	(0.9)	4
合計總投票數	7,165,502	(100.0)	535

上表中所謂 *Konstitutionelle Opposition* 者，是民主的諸政黨的合體，包括阿門特辣所領導的尼地派和波諾米的一派等等。但自其得票觀之，阿門特辣得上列票數中之七二，九四一票，即約半數，而波諾米則僅九，五七四票。*Libérale* 的票，大部分為喬立地派所獲，佔上表所記票數中之七八，〇九九票。（註二）

（註一）Braunias, Op. Cit. 469.

（註二）Idem, SS. 467-171.

六、政治勢力移動的實況

關於就這次的選舉及其結果可以看到的現象，應注意下列三事：
第一，是一如上述的法西斯的『國民名表』載候補者的角色，即

被其所選取於其中者爲何種份子一事。依勃勞那斯所研究如下：

(1) 屬於一九一四年的參戰主義者，和莫索里尼一齊脫離了社會黨的人們。例如 Giovanni Marinetti, Cesare Rossi, 以及『國家法西斯蒂黨』(P.N.F.)的幹部委員。

(2) 大戰後的『戰鬥者法昂』的團員，以及其他參戰者。例如參加鄧南遮的阜姆遠征的 Alessandro Melchiorri, 法西斯黨青年團『巴利辣』的團長 Fernando Agnoletti, 在一九一九年下院立於左翼的 Amelio Dumini, Zerboglio, Orano 以及其他。

(3) 在淮軍羅馬以前，個人方面與法西斯黨沒有任何關係的自由黨員和民主黨員。例如前任財長 De Stefani, 現任外長 Dino Grandi, Aldo Finzi, Acerbo 及其他。這些人們之中，也有多數猶太人。劉

後來，Olivetti 等人也參加。

(4) 一九二三年與法西斯黨合流的國家主義者。例如前任內長 Federzoni, 法長 *Alfredi Rocco*, 以及 *Forges-Davanzati*.

(5) 如 *Salandra* 和 *Orlando* 似的親政府的右翼自由主義者。固然他們並不算是加入法西斯黨的。

(6) 一九二三年脫退了天主教國民黨的『國家天主教黨』的人們。例如前任上長 *Cavazzoni* 和次長 *Mattei-Gentili* 以及其他。

(7) 屬於法西斯黨第二名表候補者，國民自由黨，例如 *Sarrocchi*, *Aldi-Mai*.

(8) 戰後脫退了社會黨的改革主義者，例如 *Michiel Bianchi*, *Edoardo Rossoni*, 以及接近畢梭拉狄之改革社會黨的人們，如『國家法

西斯蒂黨』(P.N.F.)執行委員 Roberto Farinacci.

而且不可不知道一九一九年以來置籍於社會黨的人物，完全被排除自上述之中了。(註)

(註) Braunia, a. a. O. S. 470.

第二，是屬於法西斯黨的新議員增加非常之多，五三五名議員之中，法西斯黨員佔二五六名，其中之二〇〇名屬於完全新的，初次做議員的人們；且其大部分屬於參戰者和法西斯蒂宣傳部員。現在再除去了這二〇〇名新議員，來觀察其餘的一五六名法西斯蒂黨議員，即在新議會中屬於法西斯黨的舊議員的經歷，可以知道移動到法西斯蒂黨的議員以何政黨最爲多了。示之如下表(此亦依勃勞那斯)(註)。

Nationalisten u. Fascisten

(國家主義者和
法西斯主義者)

Liberale (自由黨)	29
Liberale Demokraten (自由民主黨)	21
Popolari (國民黨)	11
Demosoziale (民主社會黨)	10
Frontkämpfer (參戰者團)	7
Demoreformisten (民主改革派)	2
Agrarier (農業派)	2

依此表看來，由自由黨和自由民主黨轉入最多。自由黨即薩蘭特辣所領率的中部和南部大農業地主的政黨，而自由民主黨則屬喬立地的一派，爲『義大利商業銀行』和立於其支配之下的工業資本家的政黨。

(註) Braumias, a. a. O. SS. 469-470.

七、現行選法的成立

其次現行一九二八年五月的改正選舉法，在一九二六年以來，已將一切反對勢力驅逐殆盡，而擁絕對多數議員的法西斯黨，沒有經過什麼大困難就獲到協贊了。在元老院雖有阿伯爾狄尼和魯非尼一派加以多少反對，但以四九票對一三八票的多數可決；而在代議院雖然也有餘年無幾的喬立地加以反對，但是沒有任何效果，殆以全場一致通過了。

依此新制度的總選舉，亦於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四日，舉了如下的好成績。(註)

有權者 九·六五〇·〇〇〇

贊成票 八·五一四·〇〇〇

反對票 一三六·〇〇〇

其結果，議員四百名，一概被限於法西斯蒂黨所公認的團體所提出的候補，而爲法西斯蒂黨幹部所選定的，所以反法西斯黨的勢力已完全不存在於議會之中了。

(註)投票者之對有權者的比率非常良好，據說有八九%之多。

上面的數字，因出處不同，所以比率更其良好。(Schneider and Clough, Op. Cit p. 157.)

八、政黨政策綱領的更改，穩和化

隨着這個法西斯黨勢力的發展，其主張和綱領，逐漸改變內容而穩和化，我們對此須加注意。

第一，試比較一九一九年的『戰鬥者法昂』的綱領，觀察其後的法西斯黨的主張，則可知其逐漸有變化了。

(1) 拋棄義大利共和國的宣言。莫索里尼已於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日表明着要支持君主政治，而於二十九日就任首相時復誓言要做『義大利皇帝的忠誠的臣子。』

(2) 中止元老院之撤廢。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日的『全國法西斯黨評議會』，保留元老院改革案，僅將議員年齡四十一歲改成三十五歲。

(3) 聲明尊重宗教。一九二〇年的莫素里尼是說『我們不偏教』

理，儀式以及神。天啓，天國，以及神的經綸，我們都用不着。』但是，在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他的演講中有『尊重宗教』一項，被宣明爲政綱之一了。複於一九二九年說：『宗教法西斯主義是一件必需品。……倫理的完成只有依此始獲担保。』

(4) 地方自治制，依一九二六年二月四日的法律，四月十五日

和九月三日的法律的敕令而撤廢。

(5) 對於言論和結社的自由，由於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關於秘密結社的法律，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關於定期刊行的法律，以及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關於公共治安的法律等等而被剝奪了。現在全國中竟無一份反對派的報紙。

(6) 關於教育的國家統制。教育方針採取 Hegelianism 的圖

民教育主義；於教材的監督，教員的任命和選定，採取政治的統制主義，而尤致力於教育的法西斯主義化。反政府的教育家盡被驅逐，而全部教育家被強迫實行忠順的誓約。

(7) 與資本主義妥協。停止對於銀行家和外國資本家的攻擊。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的莫索里尼的話，爲『財界之淨化』這個表現取而代之。其淨化的方法，一如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六日莫索里尼所說，是『一切皆爲國家，一切皆不反乎國家，一切皆不出國家之外』，又如法長羅科在一九二八年八月三十日所說：『法西斯主義的前提，在以社會爲目的，以個人爲手段，而且社會的機能，在強制個人成爲社會目的的器具』。(註)

(註) Balabanoff, *Wessen und Werden des italienischen*

Fascismus, Wien-Leipzig 1931, Muriello, Mussolini, his work and the New Syndical Law, Edinburgh 1928.

九、法西斯黨治下的義大利的現狀

然則最近義大利的實狀如何呢？第一我們不可不來看一看以一九三〇年舉行的羅馬進軍紀念日為中心而被檢舉的，右翼分子的反法西斯主義運動的陰謀，以及可以認為與此併行的現在義大利的社會經濟狀態。

最近在義大利的反政府運動，有以詩人波西斯（Adolfo de Bonis）的未亡人（美國產）為中心的『正義與自由』（Giustizia e Libertà）這個秘密結社；置本部於羅馬，據說有會員二十五萬人。有

倫敦和美國的“Friend of Italian Freedom”（發行月刊雜誌 Italy Today）似的自由主義；又有義大利國內的“National Alliance”似的君主主義自由主義者的運動，以及置本部於法國，而以前社會黨袖領圖拉地（F. Hippo Turati）為領導者的『反法西斯黨義大利人聯盟』（“Concentration anti-Fasciste Italienne”）等等。但是此次被捕的人物，蓋是以波西斯夫人為中心以及義大利實業界知名的人們。而其陰謀的動機，原因是在反對政府對於財政和國民經濟政策。

即自一九三〇年十月末至明年一月，二十餘名的實業界，學界，言論界知名之士被捕了。全部的人名雖不得而知，但據說其中有下列諸人：波西斯夫人，報界之人如 Marino Vineguerra, Renzo Rendi，以及 Bortolo Bolotti，此人為銀行界知名之士，是一個著名的財

政家，做過波諾米內閣的商工部長，曾任尼地內閣的次官，而爲『義大利商業銀行』的法律顧問，這是世人周知的事實。其罪名是陰謀推翻法西斯黨政府；據說是因爲他對波諾米攻擊義大利財政的現狀，而謂法西斯黨政府是要現實共產主義的。Prof. Ernesto Belloni，他是前任米蘭省的 Podesta（即自由制撤廢後改置的法西斯黨的官選知事），罪名同上。Prof. Giuseppe Rensi，他是則諾比亞大學著名的哲學教授，爲喬立地派的自由民主黨員。Prof. Ferruccio Parri，他是自由黨員，參戰功勞者，參謀本部任職的士官，前任在鄉軍人團幹事。Signor Dino Roberio，他是共和黨員，全國傷病兵團的創辦人。Prof. Ricardo Bauer，他是自由黨員，著名的戰士，負傷者。Prof. Fabio Luzzatto，他是民主共和黨員，米蘭大學的教授，參戰勳

功者。Dr. Raffaele Cantoni，他也是參戰功勳者。Prof. Gaetano Dieraccini，他是前任國會議員……等等二十四人。(註)

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四日，有義大利首富之稱，而爲人造絹絲公司董事長的瓜里諾 (Ricardo Galino)，以『使國民經濟糾紛，而且與以多大的影響』的理由而被捕了；經過兩天之後，就被判處五年的流刑，解押到 Lipari 島。還有一個有力的實業家，而爲義大利有數的電氣事業『阿特里耳的克電氣公司』的董事長班絮拉薩 (Commendatore Panzarasa) 也被捕了。瓜里諾的事件，理由是因爲他要使外國的同業關係者參加於他的事業，以及他所關係的托倫的一個有力的農業銀行發生破產的事件。(註二)後者也是因爲無視法西斯黨政府的經濟政策，於一九三〇年舉了較一九二九年多至二七%的利潤；似

乎是對於這種經營的壓迫。總之，他們是做了政府之統制經濟的犧牲，這是毫無疑問的。(註三)

這些事實告訴我們什麼呢？即往日的法西斯主義份子和一部資本家之中，已經在發生反法西斯主義運動了。

(註一) Manchester Guardian Weekly, Nov. 14, 1930. Current History, Dec. 1930, Jan. 1931.

(註二)一切生產盡見減退，僅人造絹增加如下：一九二九年四月是二·四六九噸，對此，一九三〇年一月是二·九〇〇噸，同年二月是二·七四五噸，同年三月是二·七六五噸，同年四月是二·六一五噸。

(註三) Current History, March 1931. p. 945, Sept. 1931. p.

其次，戰後義大利所碰到的經濟，財政的難關，現在究竟打破多少呢？據義大利政府的統計月報“*Bollettino Mensuale Statistica*”和失業保險局等靠得住的統計，義大利經濟財政的現狀是這樣悲觀的六

(一) 正式登記的全部失業者總數 (一九二一年的最大失業者數六十六萬人)

一九二九年	二月(最大)	四三九, 三四七	同	年十二月	六四二, 一六九
同	年六月(最小)	一九三, 三二五	一九三一年	一月	七二二, 六一二
一九三〇年	六月(最小)	三二二, 二九一	同	年二月	七六五, 三二五
同	年七月	三四二, 〇六一	同	年四月	六七〇, 三五三
同	年八月	三七五, 五四八	同	年六月	五七三, 五九三
同	年九月	三九四, 六三〇	同	年七月	六三七, 一六五
同	年十月	四四六, 四九六	同	年九月	七四七, 七六四
同	年十一月	五三四, 三五六	同	年十月	七九九, 七四四

政府儘管極力實行救濟事業，但是失業者依然如此之增加，這是應該留意的。例如一九三〇年度，曾投下二五，〇〇〇萬里拉的資金，經營公共事業以資失業者之救濟。(註)(一九三二年冬，估計有百萬失業者)

(註) ‘Italian Corporate State,’ by Carmen Haide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June 1931, p. 245.

(二) 鐵道貨物運輸指數正在下降如下：

一九三〇年	一月	四·四〇	同	年	十二月	三·五一	
同	年	二月	四·一九	一九三一年	一月	三·四九	
同	年	十月	五·〇七	同	年	二月	三·二六
同	年	十一月	四·二三				

(三)貿易額也是輸出輸入皆行減退，如下：

一九二九年	十二月	(入輸)	二、〇六九	(出輸)	一、三九七
一九三〇年	一月	輸	一、五〇六	輸	九七五
同 年	二月		一、四九五		一、〇七七
同 年	十二月		一、六三六		一、〇五六
一九三一年	一月	(入	一、〇二五	(出	六九一
同 年	二月		一、〇三五		八五七
一九三〇年	十月	(入輸)	一、三六六	(出輸)	一、〇六五
一九三一年	十月		七九〇		八二六
一九三〇年	十月	(入輸)	一四、四三三	(出輸)	一〇、一〇九
一九三一年	十月		九、八九四		八、二三六

(四)再就財政狀態考之，依一九三一年六月的調查，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會計年度的國債總額爲三七・〇二九十億里拉，是年償還金二・六九五十億里拉。歲計方面，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爲一五〇・七百萬里拉的歲入超過，但是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度，却呈示了八九五・九百萬里拉的巨額的歲入不敷。

又本年度的財政，在最初的兩個月已告五億里拉的不敷，所以至九月而提高輸入關稅二五%，因而獲得八億里拉的財源。這個歲入不敷的原因，據倫敦經濟報所說，是爲了失業救濟費的增大和震災救濟費。(註)

(註) Sept. 12, 1931, p. 467.

(五)至於薪俸和工資如何呢？隨着上述財政困難，自一九三〇

年十二月一日以來，即實行官吏減薪一二%，據說尙計劃着高級官吏的二五至三五%的減薪。不但如此，且裁減了官吏一四五名。（註二）又現在義大利各大學教授，殆沒有得年俸在二千六百金元以上者。然其生活程度與美國相差有限，故其生活絕不富裕。其狀況較日本甚劣。（註二）

其次，勞動者的工資跌落八%，店員的薪金跌落一〇%，農業勞動者則跌落二五%；而生活費的指數，據政府公布，以一九一四年爲一〇〇，則一九二九年羅馬的狀態爲五〇〇，一九三〇年九月爲四九八。

再據他種資料，勞働者工資之下跌，報告如下：

金屬工 一九二八年比一九一四年減少二〇%。

製絨工 生活費指數一九二一年後半五二二。一九二八年九月五二九，工資則自一日一六·九〇里拉減退到一四·八〇以至一二·八〇里拉。

建築工 生活費指數一九一四年一〇〇，一九二一年五四一，一九二八年九月九二九，工資則爲四〇·四〇里拉，二六·四〇里拉，一八·四〇里拉。

鐵路工 一九二八年九月的生活費指數比一九二一年增加七 Percent，但是工資則從二五·四〇里拉跌落到二〇·八〇里拉。（註三）

據最近所發表的報告（在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七日——二十九日米蘭省的法西斯黨農業勞動者大會），一九二七年以來的農業勞動者工資的跌落，平均爲二八·五%。但是一向工資貴的北部地方，則超

過平均額甚多，如厄利米亞跌落三八%，米蘭，克列莫那，帕比亞等地跌落四五以至五〇%。

(六)反之，政府因財政困難而提高各種捐稅的結果，即流通稅 (Umsatzsteuer) 從〇·二五%提高到一·五%，復提高到二·五%，結果得了三十六億里拉的財源；提高消費稅和關稅的結果，得了十五億里拉

(七)又農村困窮到那一步呢？米的生產費七〇〇里拉，可是市價却僅四五〇里拉，因此，近來已設置 ‘National Rice Institute’，藉以統制米價。依此公定，則將來價定為與生產費同額的七〇〇里拉。但是並非絕對禁止契約之自由的，唯買賣價碼必須經過該米價統制機關的承認。(註四)

(八) 儘管實行人口增殖政策，可是又有呈示人口衰微的事實。尤其是結婚的衰微。(“Gazetta Ufficiale”所發表)

	結 婚 數	出生(扣除死產)	死 亡 數
一九二九年十月	三六、二一七	八七、三一五	四九、七八八
一九三〇年十月	三四、九九六	九一、三九七	四三、九一一
一九三一年十月	三〇、八一八	八五、四六三	四四、〇九四
一九二九年一月至十月	二二二、六四四	八七八、五一七	五七二、三九六
一九三〇年一月至十月	二四二、三〇六	九一四、七八七	四七五、四八七
一九三一年一月至十月	二一五、九九六	八五八、七六五	五〇二、四一二
一九二〇年一月至十月	五〇八、四三四	一、一五八、〇四一	六八一、七四九
一九三〇年一月至十月	二九七、四三七	一、〇八五、二二〇	五七〇、一六一

應注意一九三〇年一月至十月和一九三一年一月至十月的統計比

較。

(註一) Current History, Oct. 1930, Jan, May 1931.

(註二) Idem, Jan. 1931. p. 539.

(註三) Carmen Haider, Op. Cit. pp. 237-238.

(註四) Economist, London, Nov. 7. 1931, p. 862. 日本外務

省刊行『海外經濟事情』(昭和六年十一月七日)

法西斯黨政權在過去十年間所經過的過程，大體的狀態已如上述，現在再將其歸納起來，大體如下：

(1) 法西斯主義的政權，完全只有在壓制的恐怖政治之下，始能得到安定。

(2) 一九一九年的看來像煞合理的運動的綱領，差不多是一點

也沒有實現。

(3) 想來是當初使法西斯主義發生之原因的資本的無政府狀態，依然存在，統制無法，而失業者之增加，農村之困苦，中產以下之生活難等，日見其增大，而絕不見有緩和之勢。

(4) 莫索里尼所竭力呼號的人口之增加，生產之發展，事實上也被推翻了。

(5) 在法西斯黨政權下所能做到的事，是將立憲自由主義社會政治的構成，轉換到機能的統制形態。換言之，即能使自由主義社會發展到高度的統制經濟的社會。那的確確可以說，是高度資本主義本身的最尖銳化的形式。

若謂過去十年間的法西斯黨的努力，只能舉出這麼一點不相干的成績，則國民對於那黑暗政治所供的犧牲，可以說是過於巨大的了。

第五章 法西斯主義的本質

一、各種法西斯主義論

我們最後要來看一看法西斯主義運動，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具有什麼樣的職能。

關於這一點，此刻尚有議論的餘地，即尚處於得不到足以下正確之議論的充分的資料之狀態；不過若將此刻大家對於此點的見解加以分類，大體上也許能分爲下面所列七種內容。

(1) 是最幼稚的見解，認爲這是純粹的國家主義或國粹主義的。這一種見解，以爲法西斯主義是發生於特別具有愛國主義，國家主

義似的強烈的國民性的國民間的。然而他們又不想進一步考慮這隱隱的國民性何以發生的原因。代表着非科學的見解。

(2) 與此不同的見解，是或多或少從社會主義的視野觀察的，而其中最幼稚的說法，是說：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過程，不能一躍躍到國際主義，必須從以國家爲單位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開始。這就是所謂國家的社會主義的主張。但是此說，是對於現代的帝國主義沒有把住正確之認識的。他們將此刻的社會問題歸到人口問題。從而他們需要獲得更其廣大的資源和領土，直至足以保証那看來好像是過剩人口的失業大眾的生活。然而現在的問題並非在此，原因全在金融資本的過剩。從而與其移植人口，不如擴大有利的投資地，這纔是今日的問題。在這種意思，國家主義將爲其障礙，而決不是能够打開局

面的。

(3) 與此說對立的，是共產黨方面所主張之說，如出現於一九二八年共產黨中央部第六回世界大會的討論裡面者。其一是說：少佔殖民地的國家，爲了國內的生產過剩，無法擴充其所必需的市場，以致無以保障日見其困窮的無產階級中產階級諸份子，其結果便發生法西斯主義運動。依此說則以爲法西斯主義的發生，和殖民地之廣狹是有關係的了。

(4) 其二是認爲法西斯主義唯出現於後進資本主義的國家的現象。從而以爲在高度資本主義國家，不會發生法西斯主義，或即使有其傾向，也不會充分發達。

(5) 其三，與此正相反，其主張是說：法西斯主義是高度資本

主義其物的形態，出現於高度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切反動的傾向即是法西斯主義。此說可以說是最廣泛地考察法西斯主義，從而屬於最簡單的說明。然而這事實上有不充分之點。何則？因為法西斯主義在這樣的反運傾向之中，是具有特殊的內容的呵。

(6) 其四可以認為蒲哈寧之說。他雖然以高度資本主義國家裡面的社會的危機作為根本原因，但不以其中的一切反動傾向為法西斯主義。他以為其運動是被樹立於比較廣泛的大眾層級之上，而且必須以由於高度資本主義的發展，正在益發被推入絕望狀態的層級為其結成要素的。因此，法西斯主義發生的原因，是資本主義其物的動搖。從而以為即在美國或英國似的先進國家，若其資本主義的基礎發生動搖，也一樣要發生法西斯主義的。試將此說歸納起來，意即謂法西斯

主義是出現於資本主義崩潰的最後過程的現象。其與前說不同的地方，可以說只在一個是認為高度資本主義的現象，一個則更進而視為資本主義崩潰過程其物的現象。然若承認此說，則當然也就是承認下面這件事的了：現今屬於法西斯主義的義大利，波蘭，西班牙似的僅有比較脆弱之地盤的資本主義國家，反而比英美似的具有廣大堅固之地盤的高度資本主義國家崩潰得早。

(7) 依一九二四年共產黨中央部第五回世界大會，則將法西斯主義發生的原因歸到無產階級在共產主義運動上的戰略的失敗。意即謂無產階級雖然處於資本主義的沒落期，但因鬥爭的經驗尚未成熟，且缺其指導的運轉，以致不能將大衆運動引導到無產階級獨裁——法西斯主義是發生於這種時候的，那是大資本家的超合法的攻擊手段，

同時又是失掉了階級性而行見沒落的中產層級和一部無產階級的合流。這種見解，當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勃興之時，已為一般共產主義者所承認的了。在義大利似乎可以這樣說。然而此刻正在進行中的德國的狀態，果能以理論來說明嗎？超乎共產黨的絳衫黨的活躍，也是由於共產黨之戰術的誤謬或未熟的嗎？似乎是不能够這麼說的。

試綜合此等諸說，這裡有六個要點應該考慮：

(一) 資本主義的先進國家和後進國家云云的觀念，以及與法西斯主義的關係。

(二) 殖民地的佔據與法西斯主義的關係。

(三) 有或無支持無產階級和中產層級之餘力的觀念，以及與法西斯主義的關係。

(四)一切資本主義的反動傾向和法西斯主義的關係。

(五)是否與共產黨之運動戰略的巧拙有關？

(六)是資本主義高度之階段的現象呢？抑或資本主義崩潰直接過程的現象？

我們不得不承認各有各的法西斯主義運動各有特性。然而一如前面所說，現在我們所必要的，與其說是觀察其特殊性，不如說是觀察其共通性。因為不然則不能得一定之理論故也。於是我們不可不從這樣的立場，以上述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運動為資料，來考察法西斯主義何以發生，所為何事，而且將來如何。

二、所謂資本主義高度的階段者

法西斯主義是資本主義高度的階段的產物，雖然是明顯的事，但是尚有一個問題，即其意義如何？義大利的資本主義雖然已經從前世紀末就發展下來了，但是那一如前面所說，其發展決非順調的。一如由於貿易之逆潮就可以明白似的，其基礎極為脆弱。大戰當時及大戰以後，資本主義益見其發展自不待言，而其逐漸走向獨占的階段，這也是可以想見的。從而可以知道在義大利也有高度的資本主義的階段。在這種意思，義大利自然也不能說是後進國了。然而一如此刻所說，其基礎極為脆弱，在這種意思，如欲謂其為後進國家也不是不可以的。不過若要更其正確地表現此事實，還是說資本主義的基礎脆弱為妙。從而可以說，義大利的狀態，是具有高度資本主義的階段，而其基礎又屬脆弱的了。

但是還有一點，對於這個所謂資本主義高度的階段，不得不加考察。那不是如上所述的國家的內部觀察，乃是對外的關係。即與這樣基礎脆弱的高度資本主義國家義大利並駕齊驅，尚有英，美，法似的基本更為確固的高度資本主義國家在。在大戰前，德意志，奧地利，匈牙利也被算在這裡面罷。而此等諸國，尤其是德國，英國，美國等，趁着義大利資本主義的基礎尚屬脆弱，而在經濟上呈示了攻勢的地位，這是不可不注意的。及至戰後，美，英，法，尤見活躍。這種國際關係，也不能不認為法西斯主義運動發生的要素之一。何則？我們眼看着法西斯主義對外資的極度的排擊的態度，故不能不視此點為問題也。就如戰前對德國財閥（Banca Commercial Italiana）戰後對法國財閥（Banca Italia di Sconto）的排擊，即與義大利的法西斯

主義運動，有着密切的關係。然而這種金融資本的國際化，實為滿佈的帝國主義其物的不可避免的現象，實為依國家的金融統制政策的手段，亦無法加以壓抑的現代世界經濟的必至的煩悶。那樣的問題和法西斯主義有關係，此事介乎前面所說人造絲公司董事長和電氣公司董事長的處罰問題，便充分可以看出。於是可以說，因為本國資本主義的基礎脆弱，禁不起外來的帝國主義的攻勢（即金融資本之侵入），國內的社會問題即以此事實為中心而發生，因受其刺戟，為與其對抗而解決此等問題而發生的運動，就成了法西斯主義了。在這樣的意思，自然是一面具有社會主義綱領，另一面又具有對外強硬的政治綱領的了。而在其社會綱領，也具有國家中心主義即國民動員的傾向，而排除資本家的賣國的投機行為和無產階級的超國家的行動；其於政治綱

領，則取極度爲國家統制即獨裁政治的形式，而趨向軍國主義的傾向了。

與此相關聯，殖民地的廣狹的問題，究有何種關係呢？像荷蘭這個國家，母國雖然狹小而無任何天產物，但因殖民地極廣，所以國家全體的資本比內地盤，可以說是相當穩固的。馬克斯也甚至以爲在荷蘭也和英法諸國一樣，或者也能够實行非暴力的革命。若反之如義大利那樣，母國既乏天惠而又少有殖民地，則其資本主義的基礎就難臻堅固之域了。若反之如美國那樣，殖民地雖少，然本國的富源無盡，則其資本主義的基礎就堅固了。從而殖民地的廣狹並非根本問題；我們不可不將殖民地也包括在內，來考慮一國家之資本主義的基礎是否堅固。

若再拿植民地和資本主義的關係這個問題來考察，這就更複雜了。我們不得不考慮，植民地在什麼樣的關係做資本主義的基礎。在資本主義初期的階段，即在國家主義的階段，植民地也許是過剩人口的移出地，工業原料的生產地罷。然而在資本主義高度的階段，即在現今似的獨佔的帝國主義的階段，每個國家都苦於國內的生產過剩，而被迫於生產機能的復活擴大以養其失業者，故其所需要的，已不單是人口稀薄而且富於天惠的土地，而是具有商品之購買力的繁華的市場了。植民地其物也正在這樣的意義上被要求。自這種目的說，反而是文化發達到高度的既成國家，遠勝於缺乏購買力的植民地。既是要向既成國家實行帝國主義的侵略，便不得不具備優於對方國家的經濟的實力，所以基礎堅固的國家，無論從什麼樣的見地來說也是佔便宜的

。從而在這樣的優勝的國家，便缺乏發生法西斯主義的原因之一了。換言之即缺乏所謂外來資本主義的攻勢這件法西斯主義發生的一個原因了。即使不是完全缺乏着，也算是比較地少。同時，這樣的國家，又因為資本主義的基礎當然是堅固的，所以也就缺乏着法西斯主義發生的原因了。因此，做為法西斯主義發生之原因的植民地問題，完全只能作為其國家的資本主義基礎的強弱問題來考慮。

例如在德國，此刻納粹黨正在繼續駭人的躍進。若將其作為人口問題來看，自然是因其失掉可以收容那些充滿國內之失業者的植民地；但是這個問題的原因並不在這樣的地方。那是繼戰爭之疲弊而至的賠償金負擔的重担，以及因此而發生的資本主義基礎的動搖。德國的全部產業，可以說已成為外國資本的抵押品，故可謂在以楊格案的撤

廢，凡爾賽條約的拋棄一類的主張爲中心的法西斯主義的勃興，是最好的地盤了。

三、所謂爲中產層級觀念形態者

法西斯主義不僅具有中產層級擁護的主張，並且是以中產層級的大衆作爲主要地盤，這是無可諱言的事實。農民，中小商工業者，公司辦事員，屬於知識階級的教員，學生，宗教家，以及軍人——他們雖然不出面——等等，爲其有力的構成員，這是不能否認的。不但如此，其所主張，也是中產層級的生活保障，排擊資本家之政黨的支配及其超民族的行動，這也是事實。

然則我們又不得不考慮，在於這種中產層級觀念形態的法西斯主

義，究竟和資本主義有何關係呢？

中產層級的沒落，為高度資本主義即獨佔資本的必然的產物。而在高度資本主義出現的地方，無論那裏都必須發生中產層級沒落的結果。然而法西斯主義，能直視為對於這種沒落的反動嗎？

如果法西斯主義是單純地作為對於自身之沒落的，中產層級的反動而發生，那末在已達到高度資本主義的任何國家，都須發生法西斯主義的了。這又與事實相反。然而法西斯主義之原因於中產層級的生活的窮困，這也是不能否認的事實。於是我們所能確立於這些不能否認的事實之基礎上的結論，豈不就是在於中產層級窮困的程度如何了嗎？倘使資本主義的發展招致中產層級的階級沒落這個階級觀念是對的，那麼較之農業要素向多的義大利，西班牙，波蘭等國，發達甚多

的資本主義國家如英美等國的中產層級，不應更其沒落而窮困嗎？然而介乎法西斯主義而表現的中產層級窮困的形態却是正相反。

於是，即使承認在法西斯主義裏面的中產層級的觀念形態，那也止於是外表的，至於法西斯主義的實質，依然不外是資產階級獨裁其物尖銳化的形態；似乎可以這變想。而中產層級的觀念形態何以在那裏表現出來呢——雖然只是外表的。我們可以得到一個說明，說道：那是由於「要在那裏求得做資產階級獨裁之基礎的大衆地盤」的一種欺瞞政策而來的。

我們以爲這種說明，纔真是過於欺瞞的。不信試看那做着法西斯主義運動之核心而活動着的中產層級的形態，即不能以爲那是受欺瞞的，而且也不能以爲那是自己欺瞞自己的呵。我們沒有否定其爲真實

的中產層級的人們所主動的運動之勇氣。

然而我們將於何處尋求上面的說明呢？現在我們先以肯定中產層級對於法西斯主義的熱誠爲出發點。如果肯定此事，那末我們若不能拿國民性說明其原因，其次就只有以「中產層級的窮困沒落的危機在事實上已亘橫於那裏」爲前提的了。然後應該考察所謂資本主義高度的階段這個觀念，和所謂中產層級這個觀念，要怎樣地來結合了。

例如屬於構成中產層級之一種要素的農村人口，大地主，自耕農，佃農的窮困，在北歐，中歐，東歐諸國已被置於激甚的地位了。而此等諸國家，無論如何也不能說是在資本主義高度的階段的，寧可以說尙未完全擺脫農業國家的時期。然而農村的危機已出現於那些地方，這就是基於下面這件事實：於其社會的經濟地盤尙屬脆弱，而資本

主義社會已經開始，加以外來資本主義國家的帝國主義的侵略也纔開始。現代諸小國家例如利斯亞尼亞，猶戈斯拉維亞，土耳其等國之法西斯化，全是以這種農村問題，土地問題爲原因。甚至在義大利，都包攬這樣的成分很多。固然，小商工業者的沒落，所謂公司人員，軍人，知識階級等等的沒落的過程，是更其發展的資本主義階段的現象；然而這些中產階級的沒落之危機，上面的敘述可以明白，不是僅以所謂資本主義高度的發展這個觀念就能够說明的了。此事本身即應認爲與其國家資本主義的地盤的強弱有關係的。即在其基礎強固的資本主義國家，有對於中產階級窮困的餘地，而其脆弱的國家則缺乏這種餘地。從而在其本來就弱的資本主義國家，或因某種事情而基礎被弄弱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產階級沒落的危機容易來到，而且無法救

濟，這便是法西斯主義勃興的原因，從而又是法西斯主義之所以有中產層級的觀念形態也。

從而不可不說，法西斯主義並不是總括一切資本主義的反動運動的觀念。不過是那裏面的特殊的形相罷了。

然而欲依大體上肯定資本主義之理論的法西斯主義來實行他們所企謀那樣的中產層級的支援，這是絕不可能的；既然是肯定資本主義社會，此事便是萬不可能的了。從而法西斯主義的企謀，在其政權下所實行的實際建設過程，不得不被推翻，而當初的企圖勢將逐漸衰頹，且不得不向着容許資本主義獨佔之途後退，這是義大利的實情告訴我們的。在這種意思，法西斯主義不可不說是發生於中產層級觀念形態，繼而退向資產階級獨裁的了。（註）

(註)完稿後，關於德國的綠衫黨得了很有趣的統計，所以要在這裏附記一筆。下面的表，是從一九三〇年九月十四日的選舉中，將柏林的投票依地區別而表示的；而各地區大體上又自有階級的色彩，故其階級的傾向也自可以認識的了。

共產主義依在 Wedding 的勞動區最多，綠衫黨則反之在 Segnitz 的小資產家區佔最大，而於 Zehlendorf 的大資產家據有其次的地盤。(Current History, Jan. P. 534. Zeitschrift f. Politik, Marz 1931, S. 797)

Party	Berlin		
	Wedding (Working Class)	Segnitz (White Collar)	Zehlendorf (Upper Class)
Nazis.	8,9	25,8	17,7
Bourgeois Right.	9,8	19,6	26,5
Bourgeois Left.	9,4	23,5	27,5
Social Democrats.	28,0	18,4	19,7
Communists.	43,0	11,6	7,4

四、與共產主義之進攻的關係

其次不可考慮的問題，乃是法西斯主義和與其對峙的共產主義的關係。我們在義大利的狀況所看到的是：在法西斯主義的勃興以前有社會黨的發展，而其運動逐漸傾向於恐怖主義，換言之即傾向於共產主義；其次，法西斯主義又受了這個社會的恐怖主義的幫助。在他國如西班牙的利伯拉的獨裁政治，其前也有一九二一年二年的社會的混亂。在波蘭和猶戈斯拉維亞，也可以看見農民黨的執政和頑強的抗爭。現今在德國，納粹黨和共產黨也併駕齊驅猛進着。而社會民主主義雖於其數量上有勢力，却表露其於事實上沒有政治的能力，反之，在英法諸國，殆沒有共產黨的勢力。（註）

(註)英美兩國沒有共產黨的議員，是世人周知的事實。法國於一九二八年的選舉，共產黨獲了十四個議席。一九三一年十月的英國總選舉前後，英國的共產黨員之增加雖屬事實，但不能依人黨者的數字觀察其黨員的勢力。因為脫黨者和事實上不盡任何義務的黨員，應該是相當地多！這是曼徹斯達導報所說的。

這樣的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勢力併行的傾向，是不可諱言的事實，然而這應該怎麼樣說明呢？如前面所說共產黨的戰術的錯誤和未熟云云之說，這裏也是應加考慮的問題；但是我們覺得除戰術以外，尚有相當強烈的必然的原因在那裡作用。試考之義大利，在一九二二年已經有法西斯的傾向了。但是這個時候從社會黨分裂出來的畢梭

拉狄一派，不變成法西斯派而軟化為資產階級政黨了。這時候，莫索里尼已表明着義大利國家主義的思想。義大利的知識階級，國家主義的傾向自古以來即很強烈。這種義大利知識階級的傳統主義，至一九一四年纔由於莫索里尼給造成法西斯主義。但其勃興與完成，應該視為戰後的一九一九年以後。這時候在義大利已發見社會黨的左傾的傾向，及其政治的社會的攻勢，這是不可不留意的。我們不得不承認在法西斯主義勃興的背後，伏着對於社會黨的恐怖主義及其在政治上進出的反動的意義。在別的國家也是一樣的。

因此，法西斯主義之發生與共產主義的攻勢，並非無關，這是事實上可以承認的。這樣的事實，使我們覺得法西斯主義無非是直接對於共產主義的反動的運動。然則對於共產主義的反動，為什麼發生這

樣的運動呢？我們還須將其作爲中產層級之苦悶來解決。那是對於共產主義的進攻，最先受痛苦的打擊的，乃是基礎階弱的中小商工業者，疲弊的農村，愈是大資本家便愈有與其相持的耐久力呵。這樣的事實，在義大利表現得很清楚，這是一如前面所說的了。然則知識階級，軍人，官吏之類，何以由於共產主義的進攻而反動化而匯合到法西斯主義去呢？那是由於他們的階級的地位，即生活的窮困和傳統的教養。共產主義的進攻，反把中產層級拉到無產階級以下的生活的窮境了。義大利戰後的事實即指示此事。而且他們又不能變成無產階級。他們有最強烈的國家的教養。他們有難以棄掉的傳統的倫理觀念。無論是在生活上或觀念上，他們都誓以做共產主義者。於是共產主義的進攻愈發展，中產層級便愈反動化，愈硬化，終於爲本身的存立而創

造所謂法西主義這種新理論和新運動了。那正與由於法國大革命後資產階級的進攻而反動化的貴族和天主教的僧侶，終於創造了浪漫主義運動的，完全是同一形式。

因此，對法西斯主義貢獻整個熱情的，第一便是中產層級了。即大資本家也是利用法西斯主義，作為對於共產主義之進攻的自己防衛的手段，為最有效。但是他們較之中產層級，比較地尚有餘力。因為自己的生活基礎，較諸中產層級為比較地堅固。從而他們並非供獻整個熱情給法西斯主義的，只是取了利用牠的態度。不但如此，大資本家也有不能完全維持法西斯主義的理由。那就是一如上面所說，法西斯主義運動其物的社會主義的，大眾的組織。其大眾的組織等到能與資本的勢力抗爭之時，即已成爲資本家的威脅，這是不消說的了。

然而在另一方面，法西斯主義一般地主張與資本家協調，而不主張鬥爭。其階級理論是機能的分業論，不是階級鬥爭論。從而那在於資本家有利益得多。不過法西斯主義是主張國家統制主義的經濟政策，所以在與政權接近的資本家固為有利，其於與政權沒有接近機會的資本家，則甚為不利。由於這樣的理由，大資本家對法西斯主義的立場，不能說是絕對的。

在這樣的意思，法西斯主義的勃興，和共產主義的進攻，或其他無產階級運動的恐怖主義，具有必然的關係。並不是共產的戰略失敗的結果。然而這裡當然要有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爭霸，而勝利終歸法西斯主義了；其原因是因為在該國中的中產階級結成的勢力強固。而其所以強固，一如前述，是由於該國家的資本主義的基礎脆弱，

以致中產層級的窮困達於極度。不過當這場爭霸戰，共產黨的策略如何，不可不說多少可以成爲問題。

五、法西斯主義果能做出什麼呢？

法西斯主義是這樣地，具着中產層級的觀念形態而發展，終成擁護資本主義的爪牙了。但是那是否具有够拯救一個國家的資本主義的危機於未倒，再造成資本的盛時，繼而回復社會各部之能力呢？

對此疑問的回答，已明瞭於事實的證明了。即依義大利法西斯主義政權十年間的經驗，決不能說已達到這個目的。那裏，資本家的投機行爲依然存在，中產層級的貧困依然如故，失業者依然傾於增加。法西斯主義的一件功績，就是由於強度之壓抑而成功的秩序之恢復。

。可是在那壓抑的背後有許多罪惡在。自由受了如此巨大的犧牲，然其所爲却等於零，其犧牲不得不謂爲太大了。在西班牙則法西斯主義，僅留下了混亂，終於一無所爲而失敗了。而其後，竟留下了流血的革命時代。在波蘭，猶戈斯拉維亞，土耳其，奧地利以及德意志，人們此刻雖然還爲法西斯主義的幻影所囚，但是牠們的先行者義大利和西班牙的經驗，却不過是告訴我們以幻滅的悲哀罷了。正如浪漫主義是十九世紀幻影，法西斯乃是現代的幻影。其爲幻影，已由其理論之非科學性論證着了。所謂感激，常是和正當地考慮事物不一致。法西斯主義的支持者，雖然常有多量的感激流動着，但是那裏缺乏着冷靜的批判。

這姑且勿論，現在且假定義大利，當時法西斯主義不能夠握政權

。那末，當然是共產主義代之而發展，而共產黨也許能執政也未可知。在俄國已是可能的，所以在義大利那也沒有不能的理由罷。若這個假定不錯，則義大利的資本主義，那時候就算是已告終的了。

在這樣的意思，法西斯主義可以說是關於資本主義崩潰的直接過程的現象。那不單是高度資本主義的現象。那可以說是資本主義臨終的現象。

然而一般人的常識，也許是以為法西斯主義的政權崩潰之時，即能再復到資本主義和立憲政黨政治的罷。在義大利尚沒有證明此訊的事實。但是我們在西班牙已獲得這種經驗了。在西班牙，利伯拉沒落後，曾有一次似乎要復到伯倫格爾將軍的君主立憲政治。其次，黎莫拉的立憲共和政此刻尚被保持着，這也是事實。但其基礎非常之危險。在

九三一年四月的立憲共和主義的革命裏面，已包擁着多量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傾向了。甚至這個民主革命，都是趁着無產革命始成事實的。換言之，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均勢所造成的產物，就是這個民主革命。所以西班牙在此後，能維持其立脚於這兩勢力之均勢的立憲共和制到什麼時候，實屬很大的疑問。因此，不得不認為資本主義崩潰的危機，依然亘橫在那裡。

人們也許以為這是西班牙特有的國情罷。然而既然這樣地能認為法西斯主義的對峙的運動不是資本主義而是共產主義，那末認為法西斯主義之可能即是資本主義崩潰的危機，這是對的；而且跟着法西斯主義坍塌之後而至的，不是資本主義，這也是對的罷。

然而也不是說，在任何時所，法西斯主義都是發生於資本主義危

機的现象。不行經法西斯主義的過程，換言之，直到最後維持立憲主義的政治體制而完結其社會的任務，我想這恐怕就是資本主義崩壞的正常過程。然而這種正常的過程，也許只有到最後尚屬優勝的資本主義國家方為可能的罷。而且可以認為在多數基礎脆弱的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崩潰的過程，也許將遵循法西斯主義的形式罷。那正與十九世紀的專制政治的坍塌，大多取浪漫主義之過程者相同。但是到最後尚屬優勝的資本主義諸國家的，殘存到最後的所謂立憲主義的政體，雖然到最後還是立憲政體，但將益發提強獨裁的傾向，這是不能否定的。而當其崩潰之時，那大約是站在立憲政治和獨裁政治的境界線上的罷。

這樣的過程，即從現今的事實也可以說明罷。例如德國和英國，

儘管陷於非常危險的狀態，可是不像義大利和西班牙那樣，一躍而從立憲政治躍到法西斯主義獨裁政治，而先採取合法的獨裁的方法。德國以緊急處置，英國以國民內閣制，講究危機的對策了。而法西斯主義政權尚未出現。英國之距離法西斯政權，比德國更差得遠。這樣的差異，應何以說明之呢？結果還是在於資本主義地盤的問題罷。這樣地可以說，愈是資本主義地盤堅固的國家，離開法西斯主義便愈遠；從而資本主義最後的狀態，也一樣可以這麼說的。

而若這樣地認法西斯主義乃是脆弱的資本主義最後的過程，那末反過來，也許可以說，具有法西斯主義之可能性的國家的資本主義，是具有較諸反之者崩潰得早的可能性罷。從而法西斯主義，結果反而有利於以資本主義之倒潰爲目的的共產主義，而在於站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的立憲主義，反爲極端不利的了。（參照第一卷）